長山縣志

十四至十六

DS
793
S42
C4883
1801
v.10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N 29 1971

[redacted]

長山縣志卷十四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藝文志三　傳　碑銘　墓志　墓表

舊志無傳誌類而通志及武城新城等誌皆有之蓋一以表鄉賢之德業一以存先哲之文藻不可畧也今增入四類曰傳曰碑銘曰墓志曰墓表然擇取頗嚴非鉅公鴻製亦不敢濫登

傳

呂處士傳　劉鴻訓

長白鐘水之間多隱君子然大都欲辟塵離俗留魄生

長山縣志卷十四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藝文志三 傳 碑銘 墓志 墓表

舊志無傳誌類而通志及武城新城等誌皆有之蓋一以表鄉賢之德業一以存先哲之文藻不可畧也今增入四類曰傳曰碑銘曰墓志曰墓表然擇取頗慎非鉅公鴻製亦不敢濫登

傳

呂處士傳　劉鴻訓

長白籠水之間多隱君子然大都欲辟塵離俗卻脫生

事如莊生所云槁項自甘之態惜也我生之才枯寂而未用耳若處士雙泉呂君德甚完而才復有所試巳拔處士諱選字上愛別號雙泉自棗强徙居長山范祠之南四世祖寬再徙邑東之禮院莊居焉代有隱德然亦堇堇環堵鬋覆而巳至處士饒心計能較什一有鴟夷三徙自阜之籌居恒勤儉自將喜賙給死貲棺婚嫁資錢帛無恡色殊異他大權子母不捐秋毫者或詰處士云刀錐聚而无礫用無亦遺心乎曰吾聞之蹷與邛邛巨虛異類也爲之嚙甘草即有難負之而走嗟兹同土之毛何忍坐視其弗舉也將人弗如物耶且余聚自聚

用自用不爲阿賭虜也客歎服自慙拘昧夫宜翁兩義或交翁而子宜或身翁而留爲子姓之宜未有如處士達于流泉之義而躬自廓如者比晚歲小築樓居日延故舊話桑麻稱引古今善事里中嚚陵無巨細聽君和解帖然退鄉之表儀也享年八十有一獲二良嗣能其家且日殷茂長試工曹次補邑諸生有聲文雅自繩尺能重趼二千里乞余言爲處士不朽計佳士也

太史氏曰計然逃夫差之羈罷齊相而居于陶乃生羨以自娛何見之晚也蠡也雖一舟一奚豈無齊越之餘燼且聞其歛不聞其何如推置也余于蠡不能無疑而

于呂處士則無疑已是以傳之

原任大學士青岳劉公傳　明禮部尚書倪元璐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苞桑休否蒺藜乘剛負宏者無狹羃審端者無同志亨困之德篤於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别號青岳其先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典善典生謙謙生拳拳生逵逵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爲聞人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公父觀察頊陽公厨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爲之才强諍之聲體雖罔鳳于蕃之績追唆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

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黃中等身之書
流覽可盡長吉嘔肝之語乂手能成總角丱兮名讙一
郡十舉不第曩雖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
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翮必資乎利風遂
以傳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槀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翰
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文起當一變之
時習生吏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
如綍其道可觀較士春官曩綜楩梓盧陵之勤軋茁典
國之榜龍虎方斯蔑如也于是家國多故顯皇帝奄棄
天下貞皇帝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嬃覬軒

權之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聲義規
責時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咕而已尋奉詔以兩朝
勅旨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時建缺日悖制闒非才公
道經三韓爲出籌箸聽者藐藐中用惋憂既渡東江俄
聞烽信名城墮爲缺二字巖鎮移於缺上公投車握憤擊
揖明安弭節玄菟大禮克舉又以海國我之外籬綏遐
激忠存乎推置于是裁約享饋章宗規繩是使卉服之
長冠帶而問詩書窮島之人啁嘈而讚仁義公之能也
復命擢右春坊右中允旋晋左諭德遭項陽公憂攀毀
之誠幾于死孝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圖

驕戮鳴虎懼其多翼謗者惟其有兒招延苟冊封剖劂
士公入都門義形難犯璫之孳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
除後其臍噬繇是矯旨褫公冠衣而公自意言咲宴宴
三公於我乎何加黨人無憖于不與矣跨衛還里彌益
夷猶非有山鹿庖厨之懼野鵩坐隅之感陽陽陶陶貌
目華舉古之槩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者夫居之二年否
極以喜今皇帝乘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
玄華升而四凶革訪寻落止懸韶闢門有詔延臣極蒐
舊德凡疏朝野十人比干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且
日召執政以下入對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

夢明憑帝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陛見之日鶴立鵠舉音吐軒訇上遂見目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貽分道荃葹競時覘莫窮漉陸有留莧産祿窟而何在牛李壘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質溥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慙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強感知氣昌章邪摘疑斷斷如也于是奸徒大沸刻手須剌遂乃召鷹起犬移眩緇素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商英弁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爲譏賴夫聖人瞻言王赫斯怒刑　天子咸投于帝江營蠅樊榛歘然

離破羣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盖靡遑憯
因承咨對力言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
言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澳居
盖饋任人責成旣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日送勢
所難居遴道手加情何易荅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以
爲過厲其氣雖詎辟不必成終會食拂鬚衷也以爲
孤遂其情卽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憂會以
京軍置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其顯過小
事糊塗閣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詰遽以公
稱值上勵精無私制治不欲使天下揣擬秘旨以爲天

子箝鍵言路祖翼凝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鍛孔璋石烈
今世所稀咕囁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雁門公奉命
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貶竄夫復何
云即日徒步出國門書僉悴然見者哀歎至則雜諸戈
殳致恭其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崛强而子方淮水能聽
風波循省之餘益修性命暇或攤書蒔藥賦詩泳游間
選緇流與爭道韻逌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雁門雲擾公
獎鼓家雜伎劍登陴傾囊罄裝以享戰士賊不敢犯孤
城獲全方之叚干深坐以保西河王蠋閉門而全晝邑
雖休瘁不同抑亦各有其力者乎風霆易湫水石能明

天下方嬌首跂遲鴻之儀五位或拊心思放麑之過詐期疾作竟致彌留以崇禎七年二月之初二日卒於謫所枯竹未生曷明不負牛車俱見巳白非欺悲夫既卒大吏以聞詔辭感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勅給傳官爲治行非諧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之存乎墜履定論之準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爲量髯戟載義啐電曜靈正骨嚴顏品表博體室鮮抱裯之媵門無彈鋏之賓矜岸方幅不以厲物靜穆虛澹不以驁時道廣漁羣才周勝鉅迷觚貧其斷斧驚飆恃其智檣然而挺柯寡枝遙流不曲體誠日坦測表云踈此其所短

是以困也夷考生平每逢奇異讀見黃衣死流巨響負痾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溺靈禽定其傾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召然歟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還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美增華鷄旦奉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賡翽之唱和粢笱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歿王後公一年以悲殞丈夫子三人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婚嫁皆名族向平志遂寶樹交輝父業代終祖芴行獻龍文麟窟挺挺抎抎孔中等卜吉今歲嘉平八日將奉公

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黃家莊之東阡禮也千里重跰問傳於不佞不佞生平斬喲目擊手書石室所藏參之家乘謹摩畧詮次如右嗟乎伏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元歲仆碑共切重輿之望於劉公又何惑焉

曲夫人傳　　刑科給事中李清興化

曲遷喬夫人者山東長山人先許適遷喬爲妻已遷喬親亡家益剝落其父母厭薄之謀改適始疑遷喬不從則嘖嘖私家作咿喔狀夫人心不直其親弗言也繼忿遷喬不從則囂囂衢路詐訴誶狀夫人心不直其親亦弗言也然遷喬不知夫人意乃憣然改曰吾鬚眉男子

何患不得[illegible]一坦腹所且卽成婚後渠挾張節度貴驕我我亦當以韋秀才氣吞之長揖去而況未婚遂從所請其父母喜已改議豪家子則愈喜俄豪家子以聘至百禮充庭爛然也其父母顧夫人曰幸也不歸曲家郎彼丐耳安得此時夫人心愈不直其親終弗言也惟心念曰吾適曲家郎乃直耳居無何于歸屆期或撫床歎吁其父母初不疑無乃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乎忽一日數女嫗語于庭如俗所謂伴送者中一人云曲家郎苦甚詢故曰今新人輿行必經曲宅非慙則愠故苦夫人聞之內傷然外歡如居常召中一人至閾前問曰彼

由子門庭作何淒冷而致吾他適若異時輿過幸低言相告欲一識其處耳及嫁過遷喬宅如言告言甫畢忽聞輿中有楚聲類顛蹶者俄一衣紅人衝輿出仆地頸血濺體體盡赤亦不辨其衣之爲色染爲血染也亟扶而起之則以剪刀自穿其喉死矣時豪家子大驚惶懼走而父母亦駭且痛痛且慙欲前復却獨遷喬聞之從內長號出撫其尸曰吾妻也負以入置巳家亟解服製喪婦服徐殯之杖期如禮且自誓柩前曰若他年不終其身鰥負吾妻以他娶者如日後登第由黃門歷藩臬贈夫人如其官乃繪爲象翠翹翟冠懸於室飲食必相

對終其身不娶

外史氏曰予家居喜談節義每暇則召生老人逄亮與話往事偶話及曲夫人曰惜也忘其姓予曰不著姓可也吾惡其父母或曰不然女烈必孝舍父母誰女夫女之者夫人心也女之而不欲使其女之者外史氏筆也則謂之曲夫人傳可也 吳郡衛泳古文冰雪攜

何思先生傳

國朝刑部左侍郎高珩淄川

何思先生長山人也年長予數歲相去一舍而邈然不面者亦已有年矣壬戌清明節偶相晤於市墟歌臺之畔神情安以舒膚理腴以潤耳目步履若始五六十歲

人然予鶩而問所自得先生笑而不應再三瀆之乃告我曰予束髮受經即濡首排偶制義中既通籍後出入金馬門日昃休沐則又有賓筵報謁紛紛沓至矣其於虞成之旨伯陽之教未之有聞也然而存心養氣四字竊服膺焉予曰存心養氣四字此吾儒之薪傳而聖學之正印也然而世之號爲儒者類能舉其詞而實未嘗一涉其藩夫尼父言心矣而未嘗及氣言正心矣而亦未嘗言存心予不佞亦嘗深一思之耶者戾亟固失心之本矣而亡則詞更危焉雖肉血存而土木偶也可乎夫心固身之大君矣苟不能統氣而爲我用猶之亢戎

高拱而環衛無人也不仍危乎故尼山之言得予與而始暢猶之精一危微四言止耳歷諸聖互發而敬義仁智乃全也予再問曰良田每每四字存矣耘耔之術云何曰予得靜和二字予以爲何如予曰先生之守尤約而盡哉夫主靜則人極立矣致和則萬物育矣造化在乎手萬化生於心者此也心遊溟涬之初氣凝保合之翕廣成伯陽之諦何以加焉夫濁以止靜之徐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沖氣以爲和終日號而嗄不嗌和之至也此非伯陽之言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守其一以處其和此非廣成之告黃帝者乎至矣盡矣但吾輩尙未

能掉臂塵寰之外人倫物命皆不可以膈膜視之故以此爲明旦之承是云天顯以此爲倫紀之叙則有民彝以義則熿爚可質之三光以仁則含宏可周乎萬類和至此斯云太和此豈熊經鳥伸之所可媲者哉此又先生所云敬天不外一心至德莫先忠孝濟人利物推而及之者亦已了了無餘義矣吾輩師承鄒魯既依孔孟之廓廡亦當識孔孟之心傳義與道大矣而氣以配之形與色粗矣而性乃踐焉者是何故也尼山固以人道肅德爲宗未嘗一言及度世津梁矣然而鄉黨篇中數則妙盡養生絕四固我意必神超象帝者又何故耶此

豈遺官骸而言性命耶世儒買櫝還珠朱暖習氣爲方外之士齒冷也久矣得先生一以貫之其愉快也爲何如是亦殫前聖之所未發者也先生一字大本一字兩㝡令稱何思者何蓋久有會於大易何思何慮之旨故也夫睿以作聖固也交而引於物者可謂思之正乎寂然不動感而室其通者可謂何思之正乎詩所謂不識不知而帝則以順易所謂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以通者眞可繹也而明道先生亦曰心要在腔子裏前賢謂明道所謂腔子裏亦只是太虛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太虛即是也若出乎太虛便是私欲妄行斯謂之放

斯謂之亡茂叔之無欲正以此也旣以無我而太虛爲歸則卽人卽我卽實卽虛卽凡卽聖卽人卽天卽蠢動含靈卽諸佛菩薩夫思而無思無思而思作聖之睿於是乎滿矣先生於學庸之中獨提一字於周易之中亦獨提一字可謂金剛眼媧皇手已得元珠而二氏之寶藏亦盡於此矣先生登丙戌進士科初授中書舍人旋陟給事中歷都科陞太常寺少卿其官西掖者凡八年侃侃論列凡二十一疏海內傳頌焉以育才則有旗下教習銓選之疏副榜充貢之疏才育斯皇而豐沛多棫樸之彥光生壁水而賢關無雈烈之譏矣以恤民則有

荒糧同仁協濟代解酌議漕糧折徵運本之疏而追呼立登於春臺代僵無憂於桃李運輸不病於災祲矣以躉捕逃則有嚴飭詐害補議窩逃安置流亡之疏而貪殘戢翼荒閲法媲於周官籍沒無憂里閈得蘇於株累君停閭虞澤鴻得免於捐瘠矣夫國家大政總於六部足矣而復妙選時英登之言路一言破的立濟時艱良有以也先生上廣　主德下恤民瘼即部議或有枘鑿而能談言微中立使轉環苦心妙用微矣哉夫綢繆已痌乃見國工灑須鶩舟千金匏貴姚元之之相業豈不以救時哉予嘗問先生曰三千八百鍾呂權輿先生居

鄉之利濟亦可得聞乎則曰予家徒壁立無善可行惟兢兢不敢爲惡耳予曰是矣修身以遷善爲主遷善尤以無過爲先故易云損德之修也而乃以益德之裕繼之顏子聖門高足也一則曰不貳過一則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善純而惡始消如水之滌垢也亦必惡盡而善乃至如玉之無瑕也吾聞先生遂初以來恂恂鄉黨人皆忘其爲卿寺顯秩也幼年夢中關帝與之剖何思之義且以如石喻之故先生又取以爲字而並名其齋又比年先生竈中忽現大士形如燕京寥變觀音然靈通感召不可思議矣夫先生之志道

也如此其濟世行已也復如此斂康民定國之訏謨入致盧還元之真諦則關帝與之提耳而大士爲現身也不亦宜乎予不佞固未能測其所至矣

劉孔和傳 與王遵坦合傳遵坦事不錄

王士正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啟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大

兵自喜峰口墻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
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
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
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
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
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狗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
僞令數人及聞　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
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
黄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
其强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

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
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藩鎮好爲詩往
往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
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
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
事況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懾不知
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
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
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
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眸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

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葢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宋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王士正

贈大廷尉李公諱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也祖逕春贈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父夢龍贈懷遠將軍有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爲人好排難解紛邀人之急甚己之私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而爲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嘆曰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冦亂以身衛母廬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爲善去惡四言於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自惇睦姑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

墅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方在襁褓
公為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奩具嫁之撫從弟時熙
遺孤亦如之族弟某以先壟宰木求售給值而返其券
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腴田如其所爭
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内兄弟也周其貧乏終身
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桂時多外侮依公以居養生送
死一仰於公其弟概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
卵翼司馬之後者無弗至也其惇睦皆此類又劉甲三
喪未舉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
佽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捐

金爲吉藍江楊六娶婦鰥寡無生則收養終其身如諸生胡獻撻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人桂之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好合如初周村鎭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爲利公代覔斗夫秤夫又爲代納牙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歸焉又於鎭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㓙歲弖賑平糶全活甚衆里中諸役倡爲僱覔如漕糧小麥等水脚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於正供之外不損毛髮又施田一區作義塚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爲德於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畧其灼然耳目者如此居

嘗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爲師吾不願汝爲貴人願汝爲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舊晩避地長臼之翠岩澄懷味道罕接世事爲詩古澹閑遠有陶令風尤篤好内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孝行庸言及雜著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義斯讓曾孫可宗先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理寺卿贈如其官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作述之道無上下一

也公交子繼起孳孳爲善世濟厥美其爲塈茨丹雘也弈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顯致位上卿　恩綸重賁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爲爲善者勸

桃源逸客自傳　李斯恒邑人

桃源逸客者世爲齊郡於陵人姓李氏名斯恒字子常號効垣又號侗菴凡素心塵外交卒稱爲侗菴云家世居長白山東王摩詰輞川詩所云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者也自高會以來代多貴盛龍綸騈羅照耀珂里金章盭綬甲於海右先君子丙子魁義經蚤歲捐賓客以故余少失怙遭閔凶歷藉阯嬰嶮巇變生骨肉釁起

庭除甃白憂橫集也遵王父命以煢煢五尺孤自筦家
鑰悉力撐撐門戶事內奉兩寡母下撫一弱弟且耕且
讀相依爲命砥捍驚瀾飽鍊世味逮於狂焰熄艱虞寧
而鐵骨銅肝風霜閱徧而後堂構少安榛蕪漸闢叔祖
大司寇公嘗曰此吾家大受材也宗盟賴是矣自幼性
嗜古頗解讀書眞味嘗愛蘇舜欽讀漢書往往浮大白
以賞其趣爲制義步趨大家然數奇不偶入闈者數矣
竟不遇則岸然長嘯曰是安足羈吾逸轍急棄去帖括
業彭澤令亦我曹種秫資耳强仕後謁選得晉之孟城
自履任後即修舉廢墜邑有宋儒侯氏仲良有功聖籍

歷代未登祀典余力任其事倡邑士大夫申請臺司學憲屢經覆勘得聞於　朝下部覆准躋之廟廡承緜俎豆余爲令大率撫字小民法繩彊禦於大猾豪有力者尤加意摧壓以安善良效趙廣漢鉤距之術佐其發摘上官以爲能邑大姓以爲不便於巳也陰含沙射之余泰然自笑曰鬼子敢爾吾豈以清白吏爲妖蜮所中乎雖朝登啟事夕入臺垣吾不以彼易此急謝病歸田陶然栗里矣居有頃復思吳越奮遊浩然有萬里志時奉新例凡外吏以病在告者復許赴部流內銓作而曰吾壯遊其在茲乎旣而補授荆南石首廼浮家南上由維

揚颿秣陵道皖城溯湓浦泛彭蠡涉豫章入武昌抵江陵青翰書劉泝流數千里中擊楫高歌日曠覽於洪濤巨浸以紓其灝蕩豪壯之氣未有快於玆遊者也既抵任治楚如治晉荆湖間風土澆頑特甚思以嚴厲鉏剗之諸大吏心折其材薦剡無虛日余不樂其民俗日求解組奉部札以五部主政需次旋里蓋自是息漢陰機矣既歸絶意仕進雖含香可待而望岫停雲不復作東華塵夢余既家白嶽麓下其地近雲林大壑烟霞變幻出沒檐際羣峰巃靄流翠呈螺日供其嘯傲於所居世德堂東偏又闢為種書堂宏敞爽塏與石倉甲乙四部

爭勝又建東西二閣於堂之左右爲遊息延賓之所而谿雲閣峙乎其南可以騁遊目送遠聯嘗自題一聯云更闢幽窗通竹徑頻移短榻就花陰因自戲號爲三閣學士蓋齊諧也居平門無雜賓祗一二貧交老友倣麗馬餘風來不將去不送樽酒雞黍蕭然共對正不知誰爲賓主然素豪於酒有長鯨百川雄槩暮年朝夕猶不廢往往以飲代食遊醉鄉之闕與頌酒德以沉酣雖不敢望酒泉郡或冀托陶家側耳當未爲吏時志氣清狂欲盡交天下士性復磊落岸异不可一世非賢士大夫不以掛眉次嘗與淄邑高司寇念東唐太史豹喦畢刺

吏載績韓郡丞麗守同邑鮑大參素垣諸公結文酒會互爲賓主過從往來意相樂也如香山九老社如伊洛耆英會余雖年不及格諸公咸嘉其雋邁與爲忘年友若涑水之在洛社然又嘗於別墅孝水之濱手種桃花萬餘株因自呼爲桃源逸客每春風發艷柳碧花明臨水弄姿別有天地覺武陵去人不遠矣然余之爲人天骨開張好面折人過性疾惡若浼每酒酣奮腕時擊碎唾壺將一肚皮坎壈壘塊如五嶽墳起方寸間或裂眦怒詈憤氣填膺眞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致雖白眼看他世上人乎不徒作嘉王酒悲也或追億少時所遭

不淑悲從中來餘恨橫臆每沸酒數行下自非知己不交或亦不及見此矣頎健於雄談而茶香酒闌後傾倒四座之談鋒鬭其口而折其角率以爲常庶幾不慚荀奉倩雅配劉眞長也有丈夫子八人或曰君所居殆高陽里乎漫應曰不然吾多男多累耳林居作釋氏裝邑大夫有屏干旄來告謁者屏弗與通曰吾以行吾意耳非傚藕晉長齋繡佛前也晚歲力行善緣出兼金數百鐫感應篇圖說廣印施以勸善又樂賑貧交通有無施棺櫬以濟窮而無告者總其生平吾雖無膴仕然賴畊餘儉素亦粗給衣食吾宗族羣從率倚裘馬綺麗而吾

敝車款段日躑躅其間亦不爲逹人所譏吾兩竿百里
雖未嘗異擢而倖邀　覃恩以一命上慰先人而進退
識時頗能知止是以不殆吾約於自奉而歲時伏臘間
亦徵歌芳燕雅善顧曲未始不有公瑾徵長也吾平素
最惡諛墓文故戒吾後人愼勿爲此因自書此傳以寫
其眞吾將作生壙刻而納諸其中以示後世如趙臺卿
之周旋于僑札間也庶幾哉乘白雲以歸化指黃壤以
盟心而吾願畢矣

硯北老人傳　　失名

老人王姓名德昌字心逸號歷長硯北乃晚年别號也

老人世家子天才英異少與兄源長讀書家塾曰桐陰書屋刻意進取弱冠蜚聲黌序容觀秀偉議論宏辨鄉先達有識者咸以大器許之未幾源長死無子老人爲立嗣尋夭遺孤生方數日撫之俾成立老人性行高潔又以荆璞玉泣遂灰心仕進盡棄帖括業耽情經籍旁及天文歷法勾股聲律之學無不洞達又好搜集法書奇畫名人篆刻手自裝潢校勘摩娑自適蓋老人神識淵玥沉練英博素負偉畧徒以絶意功名無所表見於世遂寄與嗜古探奇以自喻適志而已然戚舊或以疑難進質者老人爲一言剖決無不開解洞中機要則所

藴可知矣惟抱璞含貞日深粹養光霽之懷著於面目
挹之如見濂溪茂叔雖素號傲慢者至其前莫不瞿然
斂容致恭獻誠邑侯姜運使楊肅使飭儀願折節納交
老人概謝絕之及邦人舉行鄉飲典禮學博某公素深
企佩再三敦促亦力辭不應末年迹益閟日兀坐所居
蕉雨廊中家人進視但見取所蓄書畫印章反覆研玩
適然自得卒莫能窺其意廊畔有古柳一株時時吟嘯
其下作老柳歌德水盧抱孫選入山左詩抄所繫傳畧
粗具老人梗概耳年七十有八卒卒前兩月夢與一老
人握手懽洽且吟曰寄語掩簾河上客茶烟暮雨不多

時寤而曰吾天年盡此矣趣辦後事盡出生平所藏鼎彝字畫散之知交礲石作碑自題其上曰古誌生墓如贅世翁輩其人皆足千古吾老而無聞何敢妄比聊鐫姓名示我後人世有惜此碑材以爲無罪而黥者吾滋愧矣工竣沐浴具衣冠而瞑又老人最工隸書安邱張卯君隸書冠山左老人與相伯仲所著有葫盧稿暨說硯一卷藏於家

貞烈韓孺人傳　王士正

順治初　王師定山東探丸嘯聚徧六郡刼掠玉帛子女無虛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間高苑謝遷

聚衆數千人連破長山新城諸縣入淄川據之僭偽號
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夷方是時　朝廷旰食
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常王公楨妻韓孺人以一
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賊平鄉大夫洎三老以狀上巡
撫中丞將聞於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
熙壬子歲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予自丱角聞
孺人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謚太常而太常公在
順治時居門下為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有待於
予今日之言予慨焉作韓孺人傳韓為淄川著姓自嘉
靖以來冠蓋相望孺人父某三歲失怙母畢育之年十

六歸太常甘澹泊躬勤儉紡布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
夫子彔而正中外無間言太常好讀書為文章聲名藉
甚孺人紡維劈彔以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
官中書舍人將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愀然曰舅年老矣
子姓雖彔然君家督也今以 王事不遑慮遺堂上憂
有婦在朝夕奉慰老人猶君在也遂不行踰歲而賊陷
長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世家清白無長物有死耳朝
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磔汝矣賊怒孺人
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又四年
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擇為給事中會 覃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責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獨於虢州司户叅軍王凝妻李事咨嗟歎息三致意焉著之馮道傳首豈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之琭琭波靡者耶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抑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刁孺人傳　王士正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有子八人年九十有二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雩都縣知縣　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轂者項背相望最著

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察御史文熙公尚書弟
侍御兄也尚書旣予告歸養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
壽登百歲有司以聞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其
門曰貞壽山以東冠蓋咸集羅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
答拜尚書兄弟皆皓首蟬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
於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有
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纔減其
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三人宋伯姬
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其卒書其葬不一
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

悉其過其處常而見錄者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教其子爲魯賢相宜爲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舅姑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不掩義例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滫瀡必齋必戒與諸娣姒以織紝紡績相尙門以內無勃谿及析產受田廛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盈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蔚外傳擇嚴師賢友與遊皆爲聞人迨既貴象翟之外不御紈綺其可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黨緩急不以有無爲解尤婦人之所難予植之

順治辛卯舉人衍之辛卯副榜恩貢生祜之無爲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備扶之候銓知縣芾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十三人

王節母徐氏傳　　王士正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通薊道僉事日升以萬歷壬子冠山東解額爲時大儒人稱海曙先生母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雯舅滄若公罷處州推官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煮爨門屏闃湫十旬不怠姑許孺人病母以身代枕時其輾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髽而泣血佐外治喪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母

婗懟得其歡心常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
祿母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
藐孤身兼鞠育孫枝旣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遊皆
嚴師賢友孫枝每引袵攘捲而親饋之母乃喜所居當
濟青萊孔道諸名士與孫枝遊者結駟連騎幐笈擔進
母躬爲勺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十年無倦色孫枝
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産又多四方交家以中落母欣然
不以屑意客至更剪髮剉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母諸
女旣有家皆以勤儉著聞遵母教也先生有兒媳遺三
女母撫之親爲結褵如已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

養於家延師訓之長萬綬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具棺槨葬之以禮更爲其子買田築室族鄰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宏燒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秬曾孫二人河源灤源士正於母爲族子悉母家世行誼因次爲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尤難乎魯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道范逵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者古之賢媛也母無

憲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王士正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廵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姒姊妹以和相夫子婉懃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泰州毋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奔逬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

鏑之下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刲左腕取肉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支拄其間仰事衰白俛育藐孤予羽譙譙予尾翛翛風雨飄搖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舅姑又相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為難是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乃以家棣付幼子秸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為兩族嚴

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含飴弄孫頤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瘏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歷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母卒秸候選縣丞孫一人熹孫女三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酅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

遭逝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酅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李母張孺人節孝傳　　宮贊趙執信　博山

李節婦張氏濟南之新城人父朝宗以進士知河南偃師縣節婦生而端凝有令儀年十有五適長山諸生李可宣大理寺卿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斯義之第二子也聰穎能文既成婚節婦偕赴京邸姑安淑人已前逝侍祖姑鄧淑人孝謹舅甚重之未幾可宣病卒節婦時年十九耳無子持喪歸里矢節不二風操凜然

舅命以長子可宗之子維順子之節婦日以恩勤誨

爲事服飾田宅之屬概不繫於心語不出戸足不履庭

親族欽式無少間言蓋二十年如一日都御史始上八

閩便道過長山氣勢稚盛門庭喧赫遠近爭艷羨節婦

處之泊如也盡室將行節婦以未亡人辭獨與維順居

修歲時祭祀之職內外咸敬而安之都御史卒於官節

婦奉祖姑盡虔居喪盡禮維順既長爲之娶名家女壽

生子守會維順復列博士弟子節婦心稍慰而已悴矣

會疾遽不起維順甫免喪亦卒守會受命於可宗合葬

節婦於可宣如禮

評曰前代鍾公有言守節在細民之家乃可尙若富貴者不足異其能知禮義蓋分也余不謂然夫貧苦則無逸思有若木石耳惟貴家女每不習鈐束忽罹變故又年少無子或父母溺愛戚黨從臾婣婭慫誘泛泛隨流已矣而獨毅然不回始終無毫髮玷若節婦者不綦難歟擬諸柏舟之共姜殆無所讓也夫苦節者天地鬼神所重豈可以門地論儒者昧於人情好爲過當之言嗚呼何足據哉

袁母金恭人傳　禮部左侍郎　鄧鍾岳　聊城

恭人姓金氏陝西平慶憲副袁公景芳德配廣西柳州

太守承紡賢母而太常少卿承寵之伯母也袁爲長山鉅族而恭人父諱兼居新城以老儒有隱德兩邑皆隸濟南其地相隣近故憲副封公稔知恭人賢因爲憲副聘焉旣于歸年十五矣事翁姑婉愬盡婦道姑先卒恭人以冢婦持管鑰滫瀡甘膬罔缺能得翁歡心族黨悉賢之康熙時憲副自虞部郎兩爲粤西守恭人恒隨之官瘴雨颶風中凡飲食興居必躬親調護憲副得宴然無恙洊歷秦中監司恭人曰平慶內地風土高涼不惡吾可無往夫子許國以忠吾事翁以孝其可乎憲副莅秦四載從容鎭靜不作陟岵之悲者恭人力也旣而憲

副宅父憂旋效力西陲恭人時遣急足走問手自箴紉衣服寒煖不失期憲副安之迨歸鮮纖芥之患一如在粵西時雍正初恭人子承紡又以武部郎出守平樂移柳州皆粵西屬而柳又憲副舊治也恭人聞之喜曰汝爲政幸弗鄙夷其民而當繼踵厥考勿若狄梁公之子足矣承紡治柳八年柳人歌其甘棠無殊憲副也其所以相夫勗子明達循禮法者類如此至其治家也以勤以儉而必務大體先是憲副有幼弟民部君髫䯦失恃恭人兒家政時既翼而長之矣民部君早逝遺一子纔十齡而繼室者未踰二載恭人處娣姒無間言而鞠孤

若已出爲之援室俾安其業子亦激昂淬厲致身通顯即今太常君也嗚呼此尤可傳也已恭人後寔副十年卒七十餘以夫若子貴封恭人

論曰嘗讀南史見陽夏袁氏民望國華高於王謝而袁彖少失母養于伯母王氏事之如母閨門孝義著於簡册袁之代興有以哉今丹國太常述其伯母之行事光珩璜而馨蘭茝矣夫後人之昌熾必本于母儀之賢淑今亦何必異於古所云也

節孝王氏傳 節錄　　拔貢 董鍾隆 青城

節婦王氏淄邑世家女也數歲失恃鰥父某病且貧氏

勤女紅以供朝夕艱苦備嘗及笄歸長山趙光璽趙亦儒家子而家徒壁立脫粟不給氏茹荼操作能忘其貧生子交松甫髫齡而孤爾時氏號痛欲以身殉而上有皤皤之姑下有呱呱之子誠恐自經溝瀆必至負夫託絶夫嗣無顔相見於九京也于是忍泣服勤事老育孤爲遠大之計乃未幾而姑病逝矣衣衾棺槨絲毫無所措事倉卒旦夕急不可待附近族戚多貧窶不能賻贈待亦無可恃也乃議價厥子以爲殯殮之需或交口沮之謂鬻子則骨肉生離藁葬則孀孤完聚何自苦爲氏泫然曰拋擲吾子可圖會於他日暴棄吾親則遺恨于

終天矣遂嚮文松於某姓以畢姑葬麻裙藍縷負土成墳蓋其深明大義能割慈以濟孝如此已而煢煢一燈機聲紡韻無間晨夕久之積青蚨得貫餘復婉轉諸親稍貸綿助遂間關數百里往贖其子而向之攜文松以往者亦好義士既憐趙爲仕族復重氏之節欣然可其請焉文松歸而年亦漸長矣氏訓子綦嚴教文松愼言語謹步趨既而諄諄誡之曰爾負質頗敏豈宜株守鄉村與樵牧伍欲延師習儒業則薪水莫給爾盍遊通都大邑以廣見聞倘能攻一藝以成名亦可稍振門楣即日遣文松出文松至歷下遂業岐黃術後得獅山方先

生以爲師術益工家亦漸裕禮延者趾錯於門文松固
善體親意乃氏之艱苦濟變盡孝盡慈其爲功於趙氏
者雖古烈丈夫何以遠過豈獨以節著哉余與王有戚
誼知其始末最悉爰不揣淺陋而爲之傳

才女王碧瑩傳　　　　　　　　　牟山　劉其旋

王氏字碧瑩性愛菊別號東籬居士長邑望族太常寺
少卿王大木先生其從祖也祖廷簡明經父應聰文學
女生有異質讀書一過不忘好爲有韻之言每得句輒
以質其舅翁東華先生東華先生嘆其清絶以爲非夙
慧不能年十九歸邑趙載庭雅相愛重家故貧以圖史

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胸中無詩日攻三唐作者丹鉛而甲乙之寘搜黙會期於親見古人常自言詩者情景而已景在天地情在吾心融而出之天地吾師也性情吾師也彼有唐作者特過來人耳豈能於情景之外而別有妙諦哉槪而言之王孟韋柳元白皮陸皆吾師也吾何憂乎無師哉晚遭連饑家益落吟益厲一日不再舉火而得詩或數十首凡日用居室米鹽瑣細以及順逆常變憂悲愉懌與夫物序人風花木開落一切可欣可愕之事皆於詩乎寫之積日旣多卷帙繁富嘗自裒其作顏曰東籬集淄川詩人韓用晦爲之序文不多見

有哭女一篇悽惻哀艷直逼楚騷會母卒哀毀致疾歸而不起竟以殉孝卒年四十歲子毓玫詩文在家笥其子方謀板行而未暇也

贊曰天地間原有詩鈍根人自不解耳清風明月時時送與巾幗中能不相負者惟王碧瑩與李易安是也然易安席富貴偶宰相子消晚節不終爲世非笑而碧瑩貧困終身以死殉孝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碑銘

鄱陽焦氏世德碑銘并序

至正十二年碑在焦家橋　歸暘翰林學士

至正八年冬上以治書侍御史焦公榮祖爲侍御史行臺陝西秩二品法當贈封其大父父二世上之明日移書請于朝明年春入參議中書省事而制下贈其大父政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中山郡侯父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妣韓妣翟皆從封中山郡夫人其秋復以參知政事行省大河之南於晹有同朝之契別且言曰榮祖家山東自我祖宗以來潛晦鄉邑我先人宮不遂而棄孤餘休遺澤衣被後昆榮祖與及焉今三從四從之兄弟而在般陽者且三十人獨榮祖席祉居多

躋是融顯聖天子丕孝礪忠推恩二代將竊迹本始勤石墳道以侈昭代之恩光以襮先德之幽耀俾後世有攷焉爰以銘屬予一再辭不可按焦氏自金源氏始巳家般陽之長山金末山東亂般陽爲兵衝焦氏始去其縣里逮天朝循定招集尙書之考諱進府君與其兄元俱歸城郭墟莽無復阡陌舊時田廬漫不可蹤跡矣僅得其先塋所在加封樹焉焚萊啟宇再植厥家勤生樂施鄉里推爲長者子三人伯德季亮尙書其仲子也資孝友而毅直有氣事不以難易爲趨舍未嘗以非義干人人亦無敢干之者里中少年爲放縱往往自蔽匿不

使公知其憚如此晩喜讀書擇師教子士論翕然年七十二以壽終大德癸卯三月十三日也生貴及郡公之子郡公自幼知向學旣長思得祿以具甘脆以娛其親之心俛首試吏積勞至將仕左郎管勾　淮之金沙鹽場以卒春秋六十五時至順庚午四月十九日也廉不自鬻故所至不觸于官箴而能得其僚友之輸懽且卒時遺言其子曰善惡無細大顧所積何如耳又曰吾以清白爲吏幸得啟手足以從先人於地下汝能毋乾沒以汚我我死如甘寢矣娶翟氏是爲中山郡夫人以儉勤佐其夫而孝以事其舅姑撫其子以慈而不失於教

內外稱之曰賢後十四年亦卒至正甲寅八月二日也
子即參政也女四皆適縣士族參政以度支知事辟中
書左曹掾而郡公薨哀瘁有加既免喪復掾中書滿考
擢都事司農司遷留守司經歷轉經歷宣徽院拜監察
御史陞都事御史臺出爲四川省郎中調江浙仍爲郎
中召入爲郎中吏部　翟夫人憂服除起爲戶部侍郎
爲判官樞密院選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留尹大
興府復除淮東又留爲中書左司郎中由左司爲治書
侍御史其所居官非清要則劇任也每至必著名蹟多
可傳載爲御史按事平江其事爲尤難而其利爲尤博

初至元三年歲大水時相䟽天下之以水告者不皆如
其書嗛之未有以發會知嘉定州管詮祖告其府尹詐
以水除其四川二縣之租及所受民錢以緡計者十五
萬相聞而嘻即入奏遣使與御史一人馳傳即治公以
御史往時相柄臣也意叵測或危其行至則逮其當與
獄會者若干人偕詮祖廷對詮祖語屈吐實曰始我不
知爲此阿魯灰教我也阿魯灰者嘗爲翰林侍讀學士
以罪去居平江府尹有所忤故嗾詮祖云用事者以爲
地獄久不決會赦免猶勑之徙遠郡乃已田租之論除
如律者八萬石有奇尹及三州之守二縣之大夫洎其

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手額以祝至於今稱頌之士大夫皆以爲難特書之以著其凡焉嗚呼我元加兵中原而金未覆國也山東居戎馬之郊數十年而後定民不幸觸鋒矢轉溝瀆者蓋不可以指計間有羸行儆服以自幸其須臾之毋死固已鮮矣能以喘蘇俘定之時鳩其宗以返歸其墳墓如焦氏者幾何人哉雖其人謀之賢足以自衛非夫積累之素合于神明而能得其相協于茫茫乎焦氏之興兆於此時矣重以百年之間祖子孫三世邁德力善不懈益昻雖其仁澤義風孝廉之迹不獲多見而其槪可覩也古人以耳鳴爲陰德之喻焦氏

有之其所以賁報造物於蓋棺之後具汪濊之恩賁是
九原者豈偶然哉矧叅政之爲子孫所以致身以增輝
祖考者又足以濟之耶叅政有子鵬辟掾集賢藉藉有
譽焦氏之興其可旣乎是宜爲之銘銘曰
緊古積德非人求知天有右契其左在茲沾沾之恩朝
種暮穫豈不易盈可待而涸相彼鉅澤百谷所潴旣其
成川沛然有餘衍衍焦宗長山之里蔚爲名臣在其孫
子孫子之賢世德是肩受報取功展也自天持書中臺
垂紳擁笏帝念賢勞贈秩以出曰匪臣能祖考之教矧
國有典與勸忠孝臣敢昧死上于司封帝曰俞哉爾侯

爾公何以郡之中山近畿階勳等威莫不與宜嗟是湛
恩下渥元宅匪生也榮式慰營魄迹其生存爲善孔庶
知德之希弗輝於素焦氏積德奚直百年粤自滕國有
來婵嫣遭時孔厄違其先邱既歸其家善聞日休天張
禍羅走飛討屈何子之家安行獨復積德之效于焉可
徵宜生顯人出相入卿嘉猶茂榮欽清有待教子式穀
餘慶有在史氏勒銘原于濫觴貽爾雲來俾勿怠忘

墓誌

李母宋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國朝大學士孫廷銓益都

太君世邑人姓宋氏孝廉胙城令汝牧子也以德配贈

宮保公撫有六子一宮保尚書一今侍御餘皆以子諸
進士賢書貴族望甲山以東矣且貴至一品稱太君者
垂四十年而女德之盛爲世楷模居常衣澣濯操鍼黹
有敬姜之慕姻婭間恩禮周至卽婢豎無以抗辭厲色
加者以故頌太君者遠近無間言此鄉曲著聞爲宗法
者也又按別駕侍御諸君子狀太君六七十年前事知
太君之幼而于歸也旋値舅氏贈公之病乃脫簪珥爲
醫藥需夙夜服勤者八閱月既而營葬事竭其奩資顧
自怡也其事尊章太夫人尤備至因以及太夫人之母
呂媼者迎養終身焉是太君之於舅姑若此其孝也贈

公既急義自豪家人産竟不治太君以大家子身操作以佐所不及蓋自脫簪諸大費贈公實藉以成其孝焉是太君之於贈公若此其賢也若夫聖善之訓殆不勝書如宮保之爲名大臣野臣之爲眞御史事在國史不具論卽伯仲諸孫後先以科甲封廕典州佐郡以及文學負時望者且數十人人能道之矣抑聞之宮保兄弟小時塾歸太君必課其吟誦以饔飧爲殿最而上下之所以家學淵源積而彌盛以有今日是太君之於母儀若此其恩嚴咸備也又按狀太君春秋既高聰明筋力故無恙嘗畜一病犬一夕風雨寒甚乃自起移而燠之

或謂此娉子事何自勞耶太君笑曰犬之不忍而忍娉子乎聞者太息是太君之於濟人利物又若此其有等而辨也蓋宮保公以

特恩予告後朝右諸老歷數遭逢每念公萊綵潘輿之樂輒作天際想居恒屈指太君康熙庚戌之歲年登期頤就盈數矣是時宮保公已捐館舍於是有司循故事因藩長以請於撫軍撫軍為拜疏於　朝曰尚書臣化熙

御史臣文熙母宋壽躋百齡薦紳耆老儼然造臣請加

褒表禮也敬以　聞事下禮臣覆奏允合　國典請發

水衡金錢建崇坊表門閭以誌　本朝人瑞之盛

制曰可所司下守臣奉行如禮華表璇題嘉名貞壽焉又
一年而後太君仙遊蓋百有一歲云嗚呼百年間亦多
故矣而太君獨以黃髮兒齒巍然獨存於翟茀龍章之
下搢笏垂魚之上稱全德焉然則古今以來曾幾何人
幸當代而有之又子孫泉多而蟬冕盈庭若此其盛也
可以銘矣銘曰
尙書乞歸罔撓羣議
帝曰俞哉弼予孝治十有七年三公綵戲不弔昊天胡爲
先逝寧有恨耶委覲諸季多賢文孫陳情相繼太君後
凋竟百其歲純德備行諸福畢致

孝陵幽都藏弓劍地公必從焉左右陟至丹墀龍章毋以
子貴臣孝完矣告諸
先帝作此銘詞以永來也

內邱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王士正

君諱琯字舜玉別字西濤其先棗强人也明初徙濟南之長山會大父文魁永平訓導大父三戒吳橋教諭識范文忠公景文於諸生終階州學正父凱縣學生贈文林郎平順縣知縣母沈氏封太孺人君生而頎雋爲諸生好任俠已然諾交遊甚衆家雖貧廓落有大志常慨然慕季布劇孟之爲人人即有急赴之甚於己私昏夜

卯門未嘗以有無爲解故人人樂與之遊年二十名巳在諸公間矣戊寅遭文林公喪濟南被兵君奉母奔逆山間造次不廢書順治辛卯中省試巳亥成進士丁未除知平順縣縣在太行山谷中無桑麻絲枲之利君行田見山多槲樹曰是可蠶也自其家移蠶種教民以收養繅織之法踰年人食其利縣磽确乏水泉祗二井隸官民汲十數里外君爲鑿池二各廣百步清冽而甘居人便之鄰縣大猾某犯法詣　闕投匭部下之郡無敢鞫其獄者上官知君才以屬君君毅然繩以法絲髮無所貸其任職有心力皆此類居二載遭太孺人喪服闋

壬子除知內邱縣地當子午君爲治視有順而加詳密以暇日修學宮進諸生與論文藝有杜畀芳者貧士也君憐其才推挽之成名士會滇黔告變徵檄旁午求幾病作乙卯丙辰需次歸濟南病日甚以戊午十月卒君事太孺人有茅容之風其初中省試也太孺人撫君而泣君亦泣平居出告反面如孺子余每省來君家習見君所爲如是未嘗不太息交遊無貧賤富貴終身不易爲孝廉時師事故太子太保大司寇李公李公卒哭之盡哀在內邱日聞劉鶴林中丞先兄西樵考功之訃適有公讌爲流涕罷酒父母之喪致車千兩平生赴人阨

困爲友人撫遺孤甚衆未可一二數亦不自伐以爲德也太史公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世之所謂賢豪間者耶君抵掌談笑往往鄙鄉曲之儒拘咫尺之義姝姝煖煖自名聖賢之徒一旦有緩急舉世無足恃者故自其少時任俠自喜欲以矯流俗之所爲而兩任終爲令不及大有所表見其可悲已君生天啟辛酉十二月初七日卒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八娶安氏封孺人繼劉氏耿氏封孺人章氏子三人長棨長源長齡女三人適李有之王啟沅李斯比孫二宏勷宏協以某年月日葬其阡銘曰

俠耶儒耶千里誦義而家無儋石之儲耶仕經百里利
劍而以挂車耶萬年之藏在此壚耶

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王士正

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棗强人始祖繼安
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璧尉孝生東漢
東漢生麿麿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官山西沁州同
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
弱冠補上庠有聲塲屋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成進士以二甲
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

吏部尚書諡恭定郝公惟訥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獘濟兗東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 窩逃之例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隣佑保甲出銀給逃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

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章皇帝蹕之卒從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
以及河南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
置一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貴每石價四兩
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
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秦中年來
水旱屢告令以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
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
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

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
充貢一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
與夫查叛產與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
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
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核存留急更
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吏之鑽營內
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
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

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
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
色在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遐翔廊廟游至崇
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遲於山巔
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用爲　朝廷惜
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公生于萬歷三十七
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
有婦德母儀今附葬子十人某某女五人某某孫男二
十四人舉於鄉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强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雲龍
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搖謝樊籠
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孫奕奕芝蘭叢
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空長白之陰松柏桐
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相始終

昌邑縣儒學訓導桐實王先生墓誌銘　王士正

順治初兵戈甫戢文教聿興於時齊魯之間有所謂東
海祉者六郡魁傑之士多在其後奮跡皇路爲國名臣
者多矣而長山王先生桐實實有蓽路藍縷之功諸君
子旣華貴接踵而先生晚貢於有司僅官昌邑儒學訓

導以殁王充有言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嗚呼其可慨已先生諱孫枝桐實其字別字歷亭始祖宣爲元勳臣官忠顯校尉稱忠顯公始居長山累傳至邦治以文學贈處州府推官子月雲先生雯郡廩生即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孝友至性過人十四失怙哀毀踰禮事母徐孺人以孝聞凡所以曲體母意者無弗至也奉母之暇出與諸名士論文角藝無間晨夕先生顧厨之名既徧于二東所居又當三郡綰轂之口諸公車騎往來率主其家至輒投轄閉閤流連窮日夜乃去家以是中落而先生不恤也其友如法方伯若貢官江南宋方伯可發

官東粵王侍御元曦官浙江蘓郡丞本眉官河東地皆膏腴先生卒不一至其後崔戸部誼之榷關於杭以書招之乃一至焉會崔瓜期將代而額缺以爲憂先生慨然出槖中裝百金佽助之垂槖而歸不知其孰爲主客也其意氣如此楊少保捷提督山東謀館師於予予以先生應少保以禮延致命三子從受經先生出入幕府將吏皆承望顏色而先生自授經外一無所干預少保顧益重之及其再莅山東也敬禮有加焉晚得昌邑訓導視諸生如子弟誨之無倦自著讀書範文範讀書程以課士俸錢所入輒置酒召諸生會飲供張甚設而囊

飱恒不自給嘗貸馬驢以飫客明日以公事徒步謁令令詰而問之先生謝曰偶然耳令密詢左右始知馬驢在質庫爲持錢贖之而戒先生勿復然居數日客至不能具酒輒又質之他日令知一笑而已先生內行尤醇備孝友無間言同母姊妹四人兩爲撫孤畢其婚嫁一適韓氏者丁亥賊謝千陷淄川勒紳士具名籍亂定獲其籍多所連染韓與焉先生鬻腴產千金身出入軍營卒脫其禍從姊妹三人育于母徐先生爲具奩貲如其姊妹姑適鄒平張氏有二孤先生養于家延名師教之長萬綏成順治丙戌進士適畢氏者孀而無依生養死

葬皆身任之嫁其孤女徐孺人一日欷歔流涕顧先生曰汝爲姑姊妹費且萬金家日落産日削汝獨不自爲計乎先生亦泫然曰兒知慰吾母耳遑計其他崇禎庚辰歲大祲藏粟尚千斛或勸先生出粟易數千金可贖歸腴田千畝先生不聽乃計僕役佃戸丁口按日給散又賑給鄉里之窮乏者全活無算而先生卒以貧約自終先生爲人誠慤平生無妄語亦不疑人欺已與人交油油然不爲崖岸就之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至于任俠樂施于赴人之急如其私蓋其天性然生萬歷戊午正月二十日卒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一月初一日得

年七十有七元配李氏前卒有壼德繼配曾氏子二人
積秬皆諸生能讀父書女子三人適李之增韓維憲韓
維素孫男五人光佑光裕光耀光振光昌銘曰
骨肉恩哀爰及朋友先生挽之民德歸厚儒林獨行兩
均不朽鬱鬱佳城保艾爾後

綏齋李公墓誌銘　　戸部侍郎田　雯德州

公姓李諱寻之字又何號綏齋世爲長山人數傳至高
祖槐軒公曾祖芳洲公祖見山公俱以司寇公貴　贈
光祿大夫父翔明公官常德通判　贈戸部主事生五
子公第四子也少頴異讀書目十行下初爲制藝語輒

驚人司寇公奬賞為加冠巾年十四入黌序明年受知於宣城施愚山先生以高等食餼偕諸生進謁施公命巨觥酌諸生酒一飲輒盡舉觥請再酌施公大奇之己酉舉於鄉登庚戌榜進士大母一品百齡奉
旨建坊閭捷音喜曰吾家世受
國恩不圖百歲人又見幼孫登巍科也丁巳授內閣中書舍人戊午丁外艱服闋補原官丁卯遷戶部山西司主事晋浙江司員外郎淮上之役
上諭九卿保舉賢能京江相國張公時為大司馬首薦之巳巳遷工部虞衡司郎中秩滿擢江南淮徐道僉事河

臣保　題有人赴部改補得貴州鎮遠府知府三年役息賦簡民苗以安商旅樂出于途上官薦卓異第一丁內艱歸服闋來都下己卯七月十二日未時以痢卒距生于甲申正月初一日寅時享年五十有六元配安人馬氏子一人斯矜郡庠生女二人嗚呼公系誕隴右代峻龍門貴族華望甲於東邦矣况器宇詳整風情雅潤綺年而播令譽韶歲而有儁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雖桓麟十四荅宿客之詩曾連十二杜堅離之辨莫及也其飲愚山之酒也倜儻不羈旁若無人又不啻元龍之豪氣叔度之風流矣迨夫登第之日正大母百年一品

之時大母坐堂上子若孫雁序立於兩階賓從姻婭輜軿接跡凡王謝之衣冠崔盧之子弟咸衿韝鞠跽而上壽魚軒重錦琱几文裀爵行樂作絲竹迭奏公以天人之姿捧紅綾之餅被綠汁之衣升堂而造諸滕大母喜可知也一時里人傳爲瑞事公之守鎮遠也相如西諭鑱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不是過矣其地上連三楚下通六詔濔水之曲九股之苗號稱難治公報最三年卓異上考邛筰畏其威猓玀感其廉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羌人之馬公何讓焉余撫黔之日二千石庸材耳每生世無龔黃之歎詎意子

去黜之後而公來未及日公之五馬政績也無何需次京華恠鶩鵬鳥寂沉旅舍鬼生夜燐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作擊筑之悲人之云亡風流頓盡矣故爲志其墓門之片石而系以辭曰

山之陽於陵原石瑟瑟水沄沄一鶴歸羽高騫凌星辰手可捫松既老花亦繇七尺墳如巾軒天風吹搖幢幡碑贔屭永以存鍰茲石告子孫

墓表

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道素垣鮑公墓表並銘　王士正

元置行中書省於諸道又置行御史臺設平章參知政

事御史大夫中丞等官皆視京師其權最重明洪武初尚沿其制後乃改為布按二司然其權猶重布政使缺往往以尚書出掌之如黃忠宣之於交趾道是也厥後設巡撫又設總制以蒞其上於是二司之權始輕　本朝因明之舊而臺諫屢以裁官為請於時茂異之才退居林藪而不獲見用於時者多矣此吾於鮑公而不勝慨然太息也公諱開茂字夏生別字素垣濟南之長山人曾祖君恩祖爾祿父化龍性倜儻不殖生產公幼而穎異讀書目下數行於是使長子開芳治田而使公治書公發憤曰均為人子兄任其勞弟享其逸可乎不能

自致青雲以報我父兄者非夫也研練鑽穴業以大就
中明崇禎壬午鄉試　國朝
世祖皇帝順治丙戌傳以漸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瑞州
府推官志存矜恤人稱明允江西初定學校未興臺使
交薦以按察司僉事攝理通省學政奉
俞旨公感激　朝廷異數謂江西理學節義之鄉鹿洞鵞
湖規條具在日進諸生講明而訓課之西江文教之興
實自公始己丑湖南用兵袁州臨吉之間伏莽嘯聚所
在蠭起庚寅遷湖西道布政使司參議至郎調兵食餉
精銳申約束定賞罰廣間諜據扼塞又示恩信以招徠

之散其脅從卒用降人爲鄉導擣賊巢穴於是賊渠劉京就擒其黨皆鳥獸散而上游之路始通公上功幕府疏聞於　朝是役也山坑之捷按釋擄掠婦女七十餘人顧里之捷按釋婦女一百六十餘人皆完其室家如更生焉大盜既平然後葺學宮勸開懇三郡汙萊悉成沃壤方次第舉行而公以內艱歸矣戊戌起家肇慶道副使兼攝瓊雷肇多猺人瓊多黎峒往往梗化聞公至相告曰是平湖西劇盜者皆帖帖毋敢犯法辛丑改陝西西寧道以父老將請侍養父不可乃泣涕受命尋宅外艱乙巳起補鄜延延安經大盜蹂躪之後土曠民稀

人不給於耕耕不給於賦賦迯曰逋戸曰流散公慨然曰明末劇寇亂中原皆延人也今此孑遺可不思所以勞來而安輯之乎是非折畝不可乃作折畝議上之督撫具疏上請報可於是三川流民歸者數千家戊申有旨省方面官遂奉裁歸而公亦倦遊矣里居與諸遺老修香山洛社之會無復用世意周村巨鎮四方商賈走集公世家於此覩錢刀若將浼焉終其身口不道計然之策即此一事過人遠矣生以萬歷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九日享年七十階中憲大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元配周氏繼張氏贈封皆恭

人治行相望而撫育子女以克終公志則張恭人之功於鮑氏也子男子一人秉謙歲貢生候銓教諭子女子二人一適予兒啟洴一適益都趙澤漸孫女一人公之葬少司寇高公珩既銘之矣後二十三年而予為之表

銘曰

猗公之才允文允武絃誦詩書折衝樽俎湖西誓師臧彼虓虎雕陰分臬均茲稅畝九天雷電三春膏雨公之宏略建牙開府未竟厥施以篤餘祜

孝廉李君墓表　王士正

傳曰先王之制爲三年之喪也使夫過者俯而就之不

及者跂而及之也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尼父皆無譏焉古道浸衰江河日下與其爲師也者毋寧其爲商也長山孝廉李君之歿四十年矣冢子盂縣君一日來請予文表墓其容深墨瞿瞿然皇皇然若在初喪者可謂賢矣予方宅先祭酒府君憂感君意不忍終據禮以辭乃爲之表按狀孝廉君姓李氏諱篤之字元根其先褒强人曾祖芳洲翁諱某祖見山翁諱某父太學公重熙自見山翁以上三世皆以宮保公化熙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君少有異禀日誦數百言

號奇童爲諸生篝燈課讀如後門單素崇禎丙子歸安淩忠清義渠武進陳伊菴組綬典山東鄉試二公海內聞人得君文奇之以第三八中式明年丁丑春官下第已而庚辰癸未再報罷旣數困公車又遭世亂遂發憤嬰疾以死君少俶儻好振窮周急身爲貴介而修布衣之行居恒請謝賓客如恐不稱有鄭莊之風客至輒流連閉閤徵歌顧曲參橫月落飲酒至數斛不亂邑姚徐兩姓鬨訟十餘年得君片言輒解牛某侵官帑株蔓親族甚衆君慨然白之釋無辜數十人俠聲流聞慕義者遠近如一東武王某爲怨家所中其父兄謂曰必長山

李先生也能活汝者扶服五百里及門君力背之無德色其勇於爲義皆此類乙酉春感痰疾不起無知不知皆欷歔 太息配趙孺人德言純備皈依白業撫孤子二人皆成立布衣蔬食三十六年如一日焉君生以明萬歷丁未十二月初三日卒以順治乙酉二月初六日年三十有九孺人生以萬歷戊申八月初五日卒以康熙辛亥八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四子三斯升早卒斯恒貢生起家孟縣知縣斯孚稟生女一適予從姪啟溥太史公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跡君生平折節善下緩急倉卒可恃拔人於戹而

不自爲功所謂非常之人與頑連蹇不過年不及强仕
惜哉予故表梗概俾鑱諸麗牲之碑聊慰孟縣君之㥹
慕云爾禮曰父母旣殁必求仁人之粟而祀之孟縣君
將以予言爲仁人之粟也予滋愧矣

灤州知州岱源李公墓表　　檢討　朱彝尊　秀水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
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
於旣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
也兩淮都轉鹽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
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公諱溉之字岱源世居濟南

之長山曾祖逕春以孫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
祖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
五補學官弟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
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承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
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
朝也尚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選人起芝烟閣于堂之左
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藉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
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之說靡不審其

是非正其紕繆旣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病沉綿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鋤强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豉蒜果堂厨無大烹會

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粻羊豕禾秏悉出自廨舍錙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冉知州云及期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于送終之禮

叅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於明天啓七年月日卒於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佺也女二人一嫁章邱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啟深孫男二人女五人

是非正其紕繆既而甫向書公病劇公晝夜氣憂疽發于
項繼以疾病沉綿不離衾枕已無意章緒奉檄突吏部
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鋤强抑暴
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莢果
堂厨無大烹會

癸酉古今傳文集葬文繼原來之志贈祖母朱者四年
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於明天啟七
年月日卒於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淳
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姪也女三人
嫁章所焦氏同一嫁新城王成深府男三人女五人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藝文志四　詩

詩

靈芝篇　董永　　魏　曹植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債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　陳思王集

題古泉驛於陵仲子宅　　唐　張說

昔聞陳仲子義守辭三公身貨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

跡感歎古泉空　唐文粹

高士詠於陵夫妻　　吳筠

皎皎於陵子巳賢妻亦明安兹道德重頋彼浮華輕琴書不爲務祿位不可榮逃跡終灌園誰能達世情　同上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韓翃

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唐詩品彙

留別鄉人　　宋文正公　范仲淹

公本蘓州人幼鞠於淄川之長山縣讀書長白山醴泉寺中比貴以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帥青過淄之日長山父老迎拜於道公下車禮貌甚恭因留此詩爲別

長白一寒儒榮歸三紀餘百花春滿路二麥雨隨車鼓吹
雜前部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題懷范樓　金中奉大夫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蟠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當
世獨能兼富韓事擬陶朱終古煥名彰長白倚天寒何但
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汍瀾

按部過長山書事　元陳祐汝水

孫宏多許漉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此
山曾見范希文

謁范文正公廟留題　楊容河南

蕭何太白皆星精豪傑不待文王興陶朱易姓在鄙亂當時范氏匆塵纓我公終自易凡品肯使沒世無名聲山東讀書至卿相暮年去作山西將國恩未報歸不得林猿澗鶴空惆悵山中舊隱尚依然惟有白雲封蕙帳迄今東齊人物少空谷不聞虛嗷嗷少微無光山色死令人慟哭長山道

又

奎星珠粲搖姑蘓趙宋台鼎羈名儒古來才大須少晦泥沙眞不埋眞瑜平生讀書志天下憂樂晝夜眞區區鳳凰池上滿春意一輪紅日飛天衢當時並駕富韓輩致令四

帝遺居虞長山山月照顏色古祠儼對丹青圖繡斧東同謁遺像襟懷景慕歌白駒鄭重行人辦香火題詩何必明陶朱

謁范文正公祠留題　　費貞

三百餘年十六朝惟公勳德著雲霄一時王佐真伊呂十倍雄才邁管蕭泮水悠悠文澤遠義田奕奕子孫饒焚香再拜先賢像一束生芻不可招

於陵夜雪　　張公直邑人

六出呈祥報歲華隨風高下摻銀沙粉糚前代將軍廟玉樹當年仲子家瀧水人歸寒罷釣靜方僧掃晚烹茶平明

懷范樓頭看一片氷凝徹海涯

長白晴嵐　張公直

紅嵯翠巘畵屏幽隱隱嵐光豁醉眸滿澗碧流寒漱玉一川烟樹冷涵秋山花無主開連野林鳥多情語不休惆悵詩成歸路晩海蟾飛影過西樓

范祠烟雨　張公直

斯文天喪道將衰八表神遊去不回巖下雲霞埋故蹟祠前烟雨暗荒苔千年人往名長在萬壑山空月自來歲祀慇懃薦椒酒高歌楚些不勝哀

齊園風光　張公直

城倚蕭臺四面開空餘瓦礫隱蒼苔江山千古尚存者凡
物一時安在哉雲氣東連滄海濶雨聲西遶岱宗來蔡姬
不復重遊幸梳洗樓空月滿臺

米溝荒草　　張公直

周末衰微道已窮施仁假力笑桓公烟迷芳草空留恨土
積虛糧枉用工天地已隨人事變江山依舊古今同傴僂
故老來相問指點荒城落照中

濟水歸帆　　張公直

千里長河瞰碧流征帆遥出海門秋數聲搖櫓月明底一
片歸心天盡頭薄利看來刀上蜜浮名識破水中鷗人生

擾擾南柯夢着甚來由不肯休

蓮臺暮秋　張公直

斯臺曩土接桓臺人去臺空長綠苔紅錦已隨春色老牙檣不見御船來影遮殘日青山遠怕斷長空白鴈哀此日登臨歌慷慨一聲長笑振蓬萊

系河夕照　張公直

憶昔當年系水東水流人去杳無蹤堪嗟野叟耘離黍曾使舟人繫短篷雨過自然芳草綠春歸依舊落花紅半竿殘日西飛去落在深山第幾重

次韻范文正公留別鄉人詩三首復古七言律一章

明山東巡撫 陳鳳梧 泰和

慷慨經綸志先憂後樂餘春暉懷寸草晝錦擁軺車風動
天章閣雲晴長白廬鄉人佩遺訓亦自解攻書
青山隱相儒畫粥斷虀餘貫捧彤庭節光生梓里車胸中
十萬甲海內千間廬堯舜君民事名垂竹帛書
經濟周天下吾身不願餘禮黍酹父老經畧走戎車德重
藏金穴恩深葺寺廬太平開慶歷爭誦萬言書
河繞城南更向西范公遺廟枕南堤姑蘇家世還千載長
白衣冠此暫棲到處聲光昔俎豆平生憂樂只黔黎東巡
無日非瞻拜又趂新涼續舊題

望長白山紀懷　　山東學憲薛瑄　河津

山廻長白重經過十世懷賢意若何飯粥事空荒古寺讀書聲歇暗烟蘿中朝德業應難及西夏勲名更不磨向晚憑誰語憂樂柏臺風靜月明多

又　　山東憲副彭昴　吉豐

天地初分聳此山往來登眺亦漫漫只因寓讀蘇州范惹得行人駐馬看

謁范文正公廟留題　　山東僉憲徐毅　衢州

丞相新祠野渡邊堂堂遺像尚依然才名舊自齊東著家世今從吳下傳畫粥資身嗟往日塑金酬主憶當年于今

相業光青史窮達由來不愧天

又　　　　川東參議賈　恪　通許

詩書誰不業卓爾范公心惟淡盂中粥寧貪穴裏金蕭曹焉並駕韓富是知音勛業文章譽千年播士林

昔在長山甘布素繼登台輔亦蕭然但將憂樂關天下肯把驕矜愧聖賢西夏奇勛垂萬代中朝相業在遺編斯人直與臯夔列奚止當年置義田

又　　　　山東參政徐　琨　開化

種學長山惜寸陰宋家有待作甘霖自知畫粥謀吾道誰謂調羹亞帝心澤滿義田傳百世惠存藥井重千金先憂

後樂如公少留得芳名照古今

次韻范文正公留別鄉人詩　山東憲副張玠　仁和

范相宋名儒文章政事餘知青經故里行部只單車父老
廵街巷兒童拜室廬相觀羡榮貴曾讀五車書

謁范文正公祠　山東學憲畢瑜

慶歷如公有幾人氣完光岳再生申治朝方幸朋良遇直
道還遭貶謫頻數萬甲兵堪却敵一生憂樂不謀身至今
長白山前廟猶有餘光射斗辰

次韻僉憲徐公謁范文正公廟　本縣訓導董琮　蘭陽

先生遺廟夕陽邊緬想儀容尙儼然智勇綏和羗獠服義

仁周濟昔今傳文章潤國光千古德行凝山碧萬年幾度相尋讀書處川原依舊白雲天

祀范文正公祠有懷　本縣知縣趙浤　山陽

少年隨母寓長山晝粥齏鹽歷苦艱入相有聲匡宋室出師無敵破羌蠻春風三月黎初白秋雨重陽菊正斑此日祠前薦卮酒令人感慨欲追攀

前題　本縣知縣危　澄　侯官

宋相稱公第一人嘗於此地侍慈親讀書不厭齏鹽淡論事何妨諫草頻羌域生祠春草長於陵古廟暮雲屯幾番奠罷空回首惆悵斜陽對渡濱

系河夕照　次張公直韻　危　澄

斜陽西落水流東有客移舟訪故蹤可愛風光堪入畫每逢詩景便推篷蓮臺影射依稀綠花圃光分淺淡紅更有人家河畔住柴門夕掩兩三重

系河　吏部郎中　王象春　新城

縟草繁陰古系河野雲不散海風多往來射獵諸年少醉唱涼州放馬歌

陳仲子祠　王象春

巢由雖渴不飲洗水鵷鶵雖饑不食腐鼠鳳凰于飛育于姜竊國者王竊鉤死猶是重華帝者裔胡作四和纂人子

陳家先世有高蹈文子去亂晏嬰哭小釜入大釜出之粟奡蓋邑祿高國鮑莊田氏儂維彼孺子不與我同欲寧向螬爭李不共兒食肉於陵的是首陽薇伯夷不肯貪周粟年年苦風吹古井夜月空臨繂纑冷古來義士重綱常心事雖明目不瞑君不見延陵季子耕汨羅左徒醒

謁范文正公祠　山東巡撫　徐　源　長洲

斜日下長白來拜范公祠碑名鑱朱悅讀之良可悲相業垂宇宙天地一男兒西南醴泉寺讀書原在茲後來憂樂心真可百世師

前題　本縣知縣　黃昭道　岳陽

范老古賢相城南亦有祠堂廡隘且陋起敬還起悲愧我儕有衆愛未如嬰兒一時倡義心傑構乃若茲勳名已悠遠憂樂良我師

范公祠　戶部尚書李士翱邑人

丞相騎箕天上去巍巍遺廟枕河陰堦前草木空榮悴門外溪山自古今十事規模宗社計一生忠孝聖賢心人才百代眞殊絕仰止高風爲正襟

西園望長白山　戶部尚書邊貢歷城

朝看長白山暮看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閒

九日同劉旭蓮晃從登長白絕巔　晉陽知縣安思邑人

長白山下草離離豪客來過秋杪時極目平原千里盡放懷晴日雨峰移雲裳時暴仙人窟靈水猶寒天非池飲龍倦遊塵慮遠一聲長嘯謝安期

謁董孝子祠 祠乃四賢講藝之所皆成進士因各捐貲葺故鼎新一日會飲於此各賦一律 陝西副使劉一相 邑人

曲遷喬韓取善二詩不錄

當年弱翰幾招呼屈指今稱四大夫孝子祠前雲影淡星君臺上月明孤每從早梵論邱索半聽殘鐘說有無爲向篋中探舊業到來何似漢醇儒

前題 陝西參政韓萃善 淄川

講藝當年此舊遊而今攜手共登樓中天雲錦輝生漢上

國魚緋色映騂義膽羨君披魏闕孝思愧我負名流從茲
勝會題琳宇竊附芳聲萬古留並書志

渡濟陽水東望長白　劉鴻訓

五載別長白渡濟初相見晴雲淡靄之日華復高聳詎是
吳門望影搖數長練不須極目力行行若來眷日轉黛光
回地近嵐容變靚舍東麓下夢魂久馳戀安能旅羽生飛
度西山弁感君駐鄉思爲君洗葡視四素山房集

回路澗山作二首

閉息經炎暑披襟入雨山人迷回峪道水學武陵溪嘯賴
空巖答棲欣牧子還不須品已事雲麓足幽踨

杖屨曳行雲夌晨酒半醺沼遍泉脉細雨洗木客欣劚穴
排荆戸開𢝉督石耘爲君規藥圃日日採清芬

月夜歸馬家澗

不記山行路參差亂石梁岸回來是去泉咽出還藏果實
隨荆筥吟甌雜藥囊夜深甘靜默髣髴雪梨香

飲于若　山莊

嶺南策蹇嶺西過午夜愁心今若何白練淡裁雲錦薄綠
蘼初試酒旗多春風的滿千溪柳好雨全歸二月蓑此度
須廻千載夢烟霞雙搆問阿那

古城之行得殺字

人間寂歷是冬郊雲白溪清聞鳥巢霜葉無風還獨下雁
行有字幾曾殺凌晨古堞寒烟發匹馬斜陽素影交靜裏
機關那可對焚香宴坐想羲爻

重九次日同峪道中

秋容老去落霜涯澗草巖花尚有姿知是山靈留待我千
林全及未黃時並同上

清明後一日過鳳凰山　工部員外郎安曦邑人

肅麓東南復翠巒參差桃柳鳳凰山鞦韆院靜朱旗落澗
盤雲深綠影寒驢背夢中皆昨事田歌聲裡總餘閒遠來
一水清漣甚幾下灘頭洗醉顏

謁范文正公祠　　增廣生　安敬裔　邑人

千載如公非我私吾鄉應得此公祠蕭寒白麓貧尤甚饑
賑青州去有恩憂樂心先天下計甲兵胸富丈人師壽幽
頓謁山城下汲水酹公擬酒卮並採訪錄送

深山　　王蚪生　邑人

環峰劈澗枝盤開凍風客雪光鷺崖狐老槐枯靜霧靄古
氐束厲恬蒿萊壁凝氣暖庾元廬十壽勁竹挺幽居元真
鴻冥藏藥塹九秋黙聆空中語楓肪柏脂騰烟縷縐几息
慮游清府澄霜澡肺凡火飛白鹿閃光滅霏微奧區老物
養神輝雪夜仰斗拜鳴機不濁不艷香馡馡石月霜風倚

古梅詩鈔　山左明

歃血歌並引二篇錄一在貴州作　史永安邑人

經年城守糧餉告匱諸將士慷慨憤發釃金易馬歃血定盟誓死堅守收民心破賊膽恃有此舉詎意勃勃忠義僅在赳赳武夫中哉不覺起舞作歌用勸美之歌曰

此血赤赤如心以之歃神神且歆我今與爾盟力守好將此血與爾斟一飲髮衝冠再飲口眥裂三飲齒碎膽生肝腸激烈那分赤心與赤血泉心成城城成鐵寶刀雷吼刃飛雪誓與此城共生滅不斬賊頭心不輟忠哉將士兮一

腔意氣何崛崛丈夫立志原如此慷慨不𦂳歃血起羞殺
書生多披靡若將憲節付與爾箇箇赤心報天子山左明詩鈔

按此詩無關長邑事蹟例不入志而史公大節在此讀之可以勸忠故錄之

庚辰先相國文集成感賦　劉孔和

夫詩極於愁思而騷起於怨憤切已則痛難言則深忠臣之志孝子之心其揆一也樂羊以謗篋而克中山晁錯以堧垣而退申相無素符之交有巧投之讒眞其難矣然顏子疑於拾塵伯奇戚乎掇蜂事有偶然可爲君父諒也所悲者生前邑鬱没聞不彰故徵之紀實必待香山東坡不作墓文而

為温公欣然樂就他如元公浪托幾玷潘蒲及於元晦始獲洗滌豈非事關忌諱則袖手咋舌而子孫紀述又多難憑耶幸者先相國詩文直披素心不襲秦漢唐宋之迹百敗而一戰勝垓唾手而十行如縛探奇箕子之墟濯魄文殊之境窮達齊致哀樂不傷蓋嘗自號四素主人聊以明自得云爾敢效栢梁之歌者取其句自為章以合遺事而列隱情欲以後之君子知其意在明晦之間也哀哉

歌曰

維生几几貌蒙堂我祖搆剏闢違憂以天下絶游嬉三

畫夢吞慶九師明水兩賦一唱犀嗟嗟已比手中著玉堂清冷卧日規虞庭直筆書其咨皇皇四牡發東陲鮫龍百萬挾鯤鯿沃焦蜃市針引磁湟泱潤瀾相吞夷圖籍沈湮五日饑扶餘愛淚空梧櫝歸來但見冢纍纍玉門已久甘伏雌是時豺狼在宮幃遂與蕃武光前施逐途風雪抱哀鶚龍飛名字開金卮登車還欲澄清斯有戎于恭尚其服痛哭一路孤之摩右之左之將宜之天將祚宋徒爾爲鄭朋之足跂且跂心如直棘無旁枝退食豹袖何委蛇加人於滕怒亦齊咄嗟就獄非李離臣殳之清畏入卿野張三面王感蟹濤沱匀注路參差水有蛩兮林有貍雁門一膜

邊風披齊賢守代無歉畀獸行虛邑來踏馳那復夜散嫗
吹篪擾詢唾面曷足悲生平蔕芥氷流澌大顛往往逢昌
黎坡老非仙獲肉芝嗚呼耆老上騎箕孤兒何處呼罘罳
千年元祐終留碑瞻儋輿㬋解者誰墓前石鳥高以危山左

明詩鈔

思長山雙親　徐如蓮邑才女

問來觸景憶椿萱痛切傷心聊寄言反哺未能成永恨哀
思難已是深恩音容欲見重泉隔儀範空餘浮世存歌罷
蓼莪腸幾斷每傾血淚繼朝昏

闈中思長邑慈親　徐氏邑才女

秦隴關山遠家音到亦遲燈前修尺素慰我北堂思

長邑家兄秉鐸雲中賦寄　　徐　氏

賢兄書寄到家鄉兄妹慈親喜倍常莫道遠方非是美都云風景最爲良休嫌此日青氊冷贏得他年姓字香竭力盡忠方是孝期標父母在龍章並舊志

望長白山　　國朝山東施閏章宣城學憲

雨後明霞冉冉紅浮雲猶裊半山中多年夢想赤松子白兔子與赤松子同時爲師弟赤松子雨師漢張良願從遊者何處招尋白兔公白兔仙居長白山彭祖弟子事吐納之術得長生常乘飛兔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有舊事仙人白兔公之句列嶂臨城餘磵雪虛巖面海吸天風從來副嶽誇形勝杖策憑陵

誰與同 舊志

過李淦秋山居　高珩

閑行入翠微蠟屐淡忘歸谷靜溪聲滿山深日影稀鳥醒樵客夢雲起定僧衣便結宗雷社長林話息機 棲雲閣詩

陳仲子　贈大理寺卿李雍熙 邑人

矯然絕俗自無倫食李還令耳目新無那一生孤潔甚室中祗有辟纑人 翠巖偶集

鶴伴嶼　李雍熙

蒼山入青冥連峰回翠微白雲生渺茫云是仙人衣我聞古仙人騎鶴從此歸靈蹟在千秋此地稱神奇清曉望巖

賓微雲正如絲廻蟠一相結素練飄寒姿高嵐上初日弄影開林霏蕩摩為之外變幻無端倪有時雲氣黃萬里連晴暉岱宗横天來秀色何紛披有時獨蒼黑颯然出雨飛陰霾徧六合盡日無光輝山川有靈氣動與天地隨況茲神仙宅異跡應有之我居翠巖上雲松閟雙扉緬懷自夙昔蓬瀛以爲期終將揮手去永與風塵辭浩然出大荒躡足凌丹梯 漁洋曰是陶通明許遠遊一輩人語

白雲礀司寇公別墅　李雍熙

白雲山中好崖谷翠飛巖高削碧玉我來結茆卧其下老樹當門一溪綠吾家康樂眞絕塵夙昔本是青雲人偶然

高躅愛幽獨白雲碉北卜居新野徑紆迴抱丹嶂草閣茆檐勢相向細雨春花雨蠟屐落日秋風一藤杖相過相對每經時幽意但有閒雲知青林夜黑兀然坐玉液黃芽流口脂我無靈藥身轉老欲鍊大還苦不早如君仙骨自天生青使容顏毓枯槁何日丹成謝世情雲車風馬來相迎我乘白鹿君黃鶴共向三山頂上行漁洋日方圓流折一往如意故是作手

院山　李雍熙

澗水迴精舍松雲覆古碑疎林時倦息坐看落花遲

初夏高念東王子下唐濟武見過咏石門毓彝次韻

雲歛遠峰翠蒼林餘雨滴樓空客影閒萬籟此俱寂

石翁石婆

郡羨石婆與石翁年年相對白雲中小姑未嫁彭郎在千古空愁水與風並同上

上元題范公祠　庠生安嘉會邑人

文正祠堂溪水南上元燈火滿雲庵霜沉古柏青逾健春到新苔綠已酣慶歷風傳疑倘在尼山居近更無慚吾長何幸留高跡千載儀型賴一龕

上高先生時來修齋舍詩并小序　安嘉會

設學所以明倫故取名於庠序嚴師乃爲尊道豈宜儆夫民居今我時翁高老師旣葺廟廡爰及齋

舍因提撕警覺之地新禮樂教化之基不事雕鏤僅蔽風雨朝絃夕誦斯間函丈之容霽月光風快襲襟懷之致魯僖發頖宮之頌豈無謂哉齊宣流稷下之聲亶有以也敢摛俚句用誌文明

東井星明五夜天講堂霜菊倍生姸輝煌俎豆聞鐘鼓嚴翼宮墻對聖賢立雪於今知有地圜橋他日喜爭先作人棫樸千秋事願獻蕪章紀歲年

北極廟有感　　安嘉會

背郭依然老樹稠兔蹤狐影却含愁斷碑漫滅沉荒砌古殿紛披對戍樓欲布壺觴無潤地將同賓客亦虛舟吾生

幾日成桑海今昔誰堪一縱聆

九日登三元閣　安嘉會

廣川城外有高臺一閣巍然絕點埃西接羣山靑嶂疊下臨澄水碧濤迴偶成九日茱萸會共盡三秋玉露醉七十年來幾到此相逢不醉莫輕回

新築西門南公堤　安嘉會

於陵吾邑洞且僻東西孔道稱繁遞海上三州貫一喉碾塵車馬風如箏西門一水却清漣逶迤百里細涓涓桃花春浪恒無恙貯月遲雲湛遠天緣溪路熟花竹裏樓閣參差相遞倚道院僧居亦聞之鐘鼓清音恒夜起歲歲年年

恨不同淫淫秋雨無始終百川爭北滙湖海此地適當心
腹中迸裂隄沙難遽下洶洶走黿鼉雷乍地可穿岑石可
磨巨靈豈惜千金壩漸嚙民居沒屋廬將及城趾泳遊魚
粉堞鱗鱗沉次影補救豈容姑徐徐吾儕熟畫已六載目
擊心傷力不逮甫協大河西餉兵斯時何以行所憂偶來
大有幸於今農時正隙樂春陰匆亟子來荷畚鍤堅埴崇
朝一百尋河流依然故道去推捲捧制如神助魚蝦從容
識舊遊千門萬戶皆無慮一橋虹影又新長亦可徒杠亦
輿梁行人如歸無寒暑何有鷄鳴與夜霜漢郡金堤傳自
昔王尊瓠子垂竹帛西湖蘇老亦遠名千百年來歌遺澤

吾長此舉更民籌前賢伯仲見吾儕一時保障真獨最自有聲名覆玉甌

長山登河西閣　　庠生徐　夜 新城

小閣臨闠臨凭欄此散愁山迴連市落城曲抱河流客路秋風外人烟古渡頭不堪頻眺望曾是舊齊州

苑城　　徐　夜

東指臨淄亦國中齊家荒苑但秋風碧琉出土鴛鴦古青草如烟麋鹿空魂斷宮車遊寂寞氣餘臺殿勢龍嵸蓬沙滿眼傷心地此處曾殷戰血紅

和抱兒長白山作　　徐　夜

泰岱茲以東雲同山一色中有白鹿仙欲訪不可得

古於陵城　徐　夜

仲子城邊日向中田家饁畝自西東高原兩脚牛羊外一
徑秋深豆葉風

九日登長白山　檢討　唐夢賚　淄川

揭來蒿里物皆齊倚瑟何如此杖藜桃茢誰家還棘矢仆
碑昨日又沙堤花開錦樹鶯聲亂霜落寒蕪鴈影低痛喝
忽驚前世夢石龕海外憶丹梯

和畢孝先

招攜脫粟暫來同有限生涯梵唄中牛背驚人三世笛馬
當談客一帆風竹爐酒沸黃花老藜杖斜陽青史空不信

長連牀上看鐘聲出定海天紅（和趙古言）

太和莊作　　刑部尚書王士正新城

林薄稍縈帶溪流淸且長人家掃殘雪雞犬卧朝陽石路初廻曲前峰轉鬱蒼子眞思谷口涉此悔行藏

讀唐僴詩徐隱君九日長白詩賦寄　　王士正

秋山千里外歸思寄朝昏聞說登高處莓苔遍屐痕淸霜石門路落日靑松根安得同攜酒新詩與細論　以上舊志

自石橋尋黛溪遂至摩訶峯下　　王士正

日落山氣涼淸流自廻轉窮源不知勞漸忘溪路遠幽石各奔峭修樹亦婉孌遙睇徑難測迴矚途屢變寂歷衆山

響蕭條晚風善微徑暮樵出懸崖歸鳥見須臾夕霏收殘陽四山徧新月忽清揚餘霞自舒卷稍覺葛衣輕幸藉孤筇健平生邱壑人茲言庶能踐精華錄

魚子溝

仲子逃名處猶存魚子溝清泠一勺水不改是方流

題夫子草堂

子仲逃名處夫子有舊亭礬頭山簇簇魚子水泠泠高枕蓮花漏焚香貝葉經衰遲返初服爲謝草堂靈

寄摩訶峯菴僧

山色獨呈清淨身刹竿天外碧嶙峋雲林一望蒼茫裏誰

識山南大有人末句用桓溫語並帶經堂集

答曲六　　張實居　鄒平

春山何寂寂一室對雲林仲蔚幽棲處蒙茸碧草深花前愁獨醉月下祗孤吟遠望於陵路相思託素王蕭亭名詩選

鳳凰山　　孝廉　袁藩　淄川

向晚登臨四望開白雲東去水西廻葉凋遠岫天方濶霜洗寒空鴈正來抱岸孤城無睥睨依山落日出樓臺却愁故里蕭條甚立馬遙聞畫角哀

辭官　　本縣知縣　陳憲祖

野鶴去迢迢閒雲詎可招貪榮五斗祿彎折數年腰飲茹

餘氷蘗風濤看海潮遂初將賦就消息在明朝

董公祠　王王烟 淄川

董永祠荒剩酒樓鶯花三月總如秋猿啼不歇長山雨鮫泣難同孝水流塚上月來狐影亂槐陰人去蟻王遊遙知織女停梭處偏向華陽此地愁

九日登鳳山遇雨　王朝麟 邑人

賞罷東籬菊又來跨鳳巔吟詩驚野鳥酌酒對流泉山雨催觴急林風墜帽偏登高時極目遙望紫雲天

九日偕同人登長白山賦得霜葉紅于二月花分韻得千字　王朝麟

踈林斜逕自于于歗綴寒山入畫圖青女已彫千樹緑花姨尙護滿園朱高朋喜共春風座閬苑重開錦繡區三十六宮都若此天心總不隔須臾並舊志

清明拜劉果庵墓　安致遠壽光

廿載與君友文章處處商天心眞夢寐吾道竟蒼皇宿冢迷靑草凄風咽白楊那堪寒食節重過世經堂

世短死生換憂長歌哭勤君與其伯兄藥生相繼逝麻衣雙穉子宿草一孤墳蘭蕙香難瘞文章氣欲焚西州無路避抑策有誰聞

椰村雜詠

孤墳荒草合揮淚復招魂大業靑編古高風白社存輕烟

寒食節細雨杏花村籠水聲鳴咽年年繞墓門山左詩鈔

輓劉藥生大參

憶昔過君初投轄我尙少年君黑髮拉我共飲醒虹堂柘
枝妙舞清歌發紅牙紫拍錦氍瑜婆羅長袖奧花奴觴政
苛煩百態出主人太笑客模糊醉眼朦朧看墮月白統麗
紙雨疑雪揮毫爲我作顛書勁如虬松屈老鐵二十年中
幾過君騎驢屢看長白雲鬢髮雖蒼筋力健相逢但道角
酒軍君家叔弟我好友濼水秋風頻握手長揖纔罷略寒
暄先問阿兄今健否顧曲臨池曾幾秋曲臺高榭總新愁
謝公寂寞閑棋墅陶峴淒涼載友舟甲乙之際少安堵相

公門第如灰土過江重整舊家聲芧杜衣冠仍尺五英風
偉略兒童識彷彿贊皇與持國江南語折十萬師淮北人
歌二千石富貴浮雲等閒耳文采風流今已矣長欄牡丹
綠半彫公園中有綠牡丹十丈琅玕瘦如指用高念翁誌中語拂塵再讀
壁間歌白日刺促可奈何公贈余詩有漫道白日促之句西風回首於陵
道一曲山陽笛裏多　同上

翠飛巖歌　鄧珂　邑人

長白律卒三千丈羣靈弄雲互相賞泉流劃峰噴珠璣不
與塵氛雜音響羨爾高人稱陸沉拄杖登山披髮吟山隈
掉頭數笏地誅茅恰在白雲心桑田滄海看一瞬來與羲

皇相問訊涼風撲面氷雪清醍醐灌頂何深峻憶君年少豪興賒斗酒十千呼莫邪一旦蕭然忘軒冕笑看羽客煑黃芽坐盡窗前晚松月卧老岩邊初日霞有時步屧下山脚藹然自聚家庭樂不絶俗分不違親利人濟衆施何博蓄極功德自生馨階前蘭桂月亭亭徐氏石麟謝家玉秀發森森在妙齡 翠岩偶集雜述

一門三節詩 房氏耿氏王氏

泰岱萬年氷無比孀婦貞白山千尺雪無比孀婦潔三人矢同心幽靜而激烈相繼失所天含荼志不湼棲身無立錐皎皎對明月抱孤泣呱呱紡織瘁慘慘併日或一飧粘

指殷紅血苦節不許春但知死同穴栢舟人所羨況是鼎
三節一朝達御前姓氏遂高揭特頒五花榮建坊示旌別
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越萬人共仰止慨焉長歎說 採訪

登鳳凰山 康熙中降乩 仙師何五子 邑人

山開雨後水吟淙夾岸桃花枝上紅老衲尋春難着屐任
他椰浪弄東風
小橋處處漲清流古澗蒼松隱牧牛疑是巫山第二峽溶
溶爭向鳳凰洲

遊翠飛岩 李斯禮

怪石崚嶒卧竹溪扶筇緩步小樓西晴空山色堪縱目變

幻奇峰入望迷萬木蕭蕭黃半落片雲冉冉白偏低岩前笑傲情無限坐聽寒蟬向晚啼

望長白山懷元陽子　　姚正坤 嘉善

何處爐烟晝夜燃華山香接白山巔元陽解自先天得蝌蚪文從古墓傳兩字還丹涵秘訣一編金碧重眞詮須知樺穀仙風好吸露餐霞十九年 按元陽子解乃晉時長白山人元陽子所撰也嘗於伏生墓石函中得金碧潛通一卷皆蝌蚪文字細加注釋又演爲還丹訣後修眞於華陽宮十九年仙去在山時人不見其飲食惟晝夜燃香香不用火而氣味達於城市云

雍齒墓　　五經孝廉孫霖 嘉善

丁公阜有丁公墓雍齒莊傳雍齒墳一樣楸梧留舊蹟當

年成敗總浮雲

觀我堂古槐　增生　許秉忠　邑人

綠樹濃陰覆碧欄風來亭午影團圞放衙鎮日無人到一卷南華讀易殘

米溝荒草　方外　佛　祕

積土爲糧事也奇米泉溝古信還疑齊桓霸業今安在荒草年年綠爲誰

於陵夜雪　庠生　朱　湘　邑人

誰將銀屑巧經營頃刻移來不夜城覆屋只疑氷一片照窻恍見月三更山頭玉種眞長白河畔瓊飛映小清試問

當年陳仲子辟纑績得幾麻成

蓮臺暮秋

登臺遙望碧雲頭波上寒烟翠欲流歷亂殘荷還覆沼飛鴨歸雁盡辭秋楓因霜重紅如染水以潭清綠漸收日暮不堪頻徙倚數聲笛韻起高樓

望長白山　庠生許　可　邑人

舊蹟鳴鐘峴影空崚嶒聳處勢何雄路盤絕壁穹窿外人出層雲淡杳中雨後更添千澗碧霜餘直逼滿林紅剛來獨把蒼藤杖擬訪仙人白兎公

重修范公祠落成

荒祠重葺古城旁擊鼓淵淵賽祭牲峰接遙村雲靉靆烟
皴隔岸水迷茫勲名已見經天著棟宇寧聞負郭荒瞻拜
我來心自肅卜居何幸得公鄉 以上並舊志

於陵古城北三義殿長歌 張儁慶 淄川

炎精中熸黃巾起涼州健兒亂天紀洛陽宮殿盡爲灰闘
東烽火連千里羣雄龍闘歌董逃中山苗裔稱人豪赤帝
子孫應符讖龍顏日角卯金刀大耳箕人生涿鹿蒲坂荒
陽扶日轂君臣一體世所無異姓猶聞如骨肉結毦販屨
意蕭森大義堂堂冠古今隆中未就三分計幽薊先盟二
片心別部司馬爭投袂指顧翺翔九天際碧血敦槃出肺

肵坐者爲兄侍者弟梟雄之姿推豫州黃金駝紐壽亭侯
桓桓亦有熊虎將蛟龍得雨百不憂伏龍鳳雛來新野寧
若桃園刑白馬意氣常留天壤間英風共照樓桑社中原
百戰日鏖兵晚節終能跨益荊成功未已樊城戹永安宮
畔擢龍旌石走沙翻血痕紫旄頭星隕臨江水人言遺恨
在吞吳詎意同生亦同死萬年廟食良不孤寢堂列障黃
金鋪何如碎地於陵子千載貽羞蓋大夫崑崙山房集

長白山

國朝　李與祖

羣峰挿雲雲涵山氣如攢玉山頭圓遥天一抹驚遠望延
連四邑雄齊關山澗層巒步周折疑入綃室採孚環左揮

滄海右岱嶽獨挺素色標烟鬟陰晴不變氣全白可有跨鶴來仙斑凌虛直欲接帝座星辰可摘峰岫間絕壑陰森貯霜雪龍湫漱出聲潺湲瀦水鏡搖落穠艷春光弄紫晴旭殷高凌天表廣負軸藏靈孕秀石不頑以玆副嶽擅形勝會傳漢代玉檢頒赤松難尋白兎杳惜不杖策時往還東牢大藥如可得聚仙峰頂頻躋攀 山東通志

陳仲子墓　本縣知縣王令遠 直隷

一壠淒寒綠蒼蒼宿草愁雨殘雲脚冷霜淨月淚秋屨纖風猶古園荒蹟漫求千年蕭瑟地斷碣此空留

屨亢拋荒砌蕭森壓古苔無鵝追彷彿有蚓聚蒿萊早露

澹還濕秋陰濃未開可堪闤闠裡憑弔幾人來

於陵仲子祠　本縣知縣 文宗炌

西南孝水環如抱織屨人傳古在茲李樹月明留雪影山城秋色冷封碑萬鍾世祿曾無地三咽螬餘却有祠一自當年清苦後此間誰復並稱奇

豕翠飛岩　包 焯 錢塘

到此渾忘夢幻身蒼然散翠石嶙峋羣峰矗漢天凝碧叠嶂排空地絶塵跡磬響爭山外雨寒花紅古洞中春幾回遶竹尋溪色錯認飛雲出岫新

弔孫少府　本縣典史 包 煇 錢塘

[illegible]義氣壓氷霜斷指當筵恨更長一念焦勞懸碧漢千秋風雨護河梁名垂竹帛伊人遠蘭吐芬芳載道香景仰高踪何所自祗今惟見水泱泱 并文公續志

長山道中 江南知縣高鳳翰 膠州

小憩征車坐驛亭一壺村酒對山靈看他柳眼長橋外似為行人著意青

十里飛花五里鷃三分微雨一分晴臨岐莫問東西路只向柳塘深處行 西園詩集

夏夜宿王君牙南村有作 劉大勤 邑人

我愛村居好南窻面面開涼蟾當戶滿深竹過墻來語舊

悲黃髮尋詩拂綠苔忘機吾已外魚鳥莫相猜山左詩鈔

山居遣興　張永瑗邑人

六扇疎櫺晝未開高居迥自絕塵埃鉤簾偶爲看山色恰放雙飛燕子來山左詩鈔

李司馬邀飲環翠樓登長白山即事　葉觀海邑令

翠巘環樓壓翠翹青蓮折柬遠相招興來思借東山屐上看摩訶揷斗杓

舊從西郭望西山山色模糊遠近間今日分明當戸看烟鬟九點白雲閒

盤空鳥道鬱岧嶢一抹殘陽掛嶺腰何處山歌出深谷暮

雲山外數歸樵 採訪

登白雲山　　邑增生　王澊

探奇躋險出藤蘿小飲峰巔發嘯歌轉瞬彌漫失萬樹白雲果是此山多致爽軒詩

過長白山　　庠生　安嶨　邑人

長白峰高翠接天晴嵐縹緲夕陽前鷄鳴石室烟蘿外犬吠雲林甕牖邊織屨當年人已往薜蘿舊跡地相傳山村棘路行人過小歇時尋澗下泉

無影山下村居　　恩貢　安厥修　邑人

城市車塵馬跡塗烟村樹隱小山隅讀書日落芸堦靜種

菜花生竹徑孤乘興撥爐燒鴨脚閒情帶露折龍珠翻雲覆雨尋常事不向人間問有無

黃山前爲故里老人作　歲貢安　岩　邑人

雲起高峰勢鬱嵬地迴紫氣滿巖阿石田世世留風雨茅屋年年挂薜蘿猶笑商山招易出每憐陶令去爲多期頤固有天心在逸老尤能釀太和

由翠飛巖鶴伴嶼過會仙諸山觸目行吟　庠生安　崍　邑人

寒烟寂歷亂山荒曲巷蓬門犬吠長枯木千株撐老屋淡雲一線繫巖墻樵歌石上披衣歇人語林中掃葉忙匹馬

小橋沙磧路西風落照已昏黄誰採訪

尚書 袁守侗 邑人

依松閣看移竹

傑閣依松起悠然遠市塵爲高君子節移與大夫隣向背枝仍舊岩亭勢已新蕭蕭孤月夜烟翠更宜人 雙桐軒稿

依松閣栽竹次韻

工部郎中 袁守儀 邑人

落落長松下瑯玕淨俗塵由來鳴鳳侶宜與老龍隣瘦影濃逾淡寒姿晩更新憑襟風雨夜清興屬吾人 孝廉袁瓔錄送

再過劉節之先生墓有作

孝廉 王衍霖 邑人

蒼烟幕歷草蒙茸重指殘碑落照中此地英雄埋恨骨當年臣子愧孤忠願爲陳亮來江左豈料曹瞞殺孔融異代

憑誰傳史筆白楊秋樹雨濛濛

和朱𠅘陪蕭明府北極臺遊眺遇雨韻

小雨輕颸夕照微崇臺憑眺興忘歸形依鶴膝三分瘦味戀豬肝一片肥香泛鬱金凊竹葉潤含濃翠濕垣衣相陪無用笙歌聒座上仍聞玉屑霏

淦濱春日晩眺

薄暮城南路風光觸處迷夕陽平野外人影小橋西春水涓涓綠晴雲澹澹低蜘蹰凝望眼花落滿前溪

楊家峪二首

崎嶇爭一綫馬上意忡忡曲折霜蹄滑低迷荳徑封懸崖

森亂石側岸矗危峰試問西來客前山更幾重

回頭驚斷岸過眼忽平橋山意晴相接雲容淡可描烟中飛鳥盡風外酒帘飄乍覺征鞭倦旗亭已見招

登摩訶峯

更上高峰望摩挲倦眼明晚烟收絕壑遠水抱孤城雲帶山腰白泉穿石竅清居然天地小蒼翠接蓬瀛

出山

三宿寒巖寺淩虛萬象開峰巒隨路轉襟袖抱雲來霜落紅翻樹泉清綠印苔故園今夜夢應傍翠屏隈

古城

天外晴雲倚暮霞低飛燕子帶泥沙荒城百雉埋春草并少壽常百姓家

陪新城劉明府遊白雲山澗

爲惡鳴騶驚鷺羣鞭絲席帽入秋雲兒童不解遊山趣都向風前認使君

樓開環翠幾經秋振策居然最上頭自有溪山無此客底須辛苦問瀛洲

己卯暮夏客淮陰夜夢遊長白諸峰得渭波釣金鰷句寤足成之

一月不出門岑寂竟奚似向午蠅弄聲入夜蚊逞技故鄉

不可見旗輿情難擬天公憐客廣家山入夢裏孤棹穿水深曲折山徑迴峰巒挿碧霄極目絢紅紫濤泉耳邊流白雲足下起窄袖烟霧生滿天爍如綺古松蟠山腰仙境在眼底萬里蕩惠風行行慊所喜細領泉石趣獨探邱壑美得句勉推敲渭波釣金鯉勝境不能長雞聲喧四鄰夢回燈正殘涼月泠如水 迺香草園詩鈔

同石湖北極臺晚眺二首　庠生朱思登邑人

橋梳街南路臺臨市北頭與君來上刹新月已懸鉤花椰迷青岸笙歌擁畫樓無端風送雨何惜暫時留

山門晚逾靜天外一搔頭斷續雲吞月歡呼魚上鉤 傍有漁者

佛燈垂壁螢火倚高樓欲鎮伽藍地憑誰玉帶留方川遺詩

望長白　邑才女王碧瑩

晴嵐積翠望中無泰岱東分靈氣殊怒劈三峰穿碧落神通五岳足元都飛泉瀑布光如接叠嶂層霄勢可呼齊魯風烟收絕頂青天半落夕陽烏

秋日經過孝濱

山光波色盡涵秋黃葉蕭蕭送客愁策馬臨溪方日暮殘霞明滅水西流並東雜集

碧瑩詩山左詩鈔選登四首皆佳令附錄春愁云春愁不轉無賴散步出庭闈低首問芳草王孫歸不歸聞雁

云雁聲秋不斷阿弟却無音千里陽關路搖搖一寸心

寒食云芳草青青柳放芽東風搖曳幾枝花宵燈不乞鄰家火春月如波浸碧紗　寄母舅李公千孚云遙憐舅氏隔天涯獨對長庚玩月華想得故鄉初雪後一梅竹外有梅花　又按集中十四弟賜詩除日貼壁有贈云近來詩興更何如此日天涯歲又除茅屋窮年不堪潤春風滿壁映君書亦佳

趙伯麟室李氏梅月樓詩山左詩鈔選登五首今亦附錄　春日病起酌碧桃花下云芳園又報小桃開强進花前酒一杯病裏不知春幾許飛花已落玉尊來　春

望云烏語綿蠻度短墻朝霞催起早梳裝自來不上樓頭望春色飄零到海棠　春閨云重門深鎖寂無塵滿樹花開不見人獨有畫梁雙燕子年年相伴過幾春　庚午寄外云思君客路月風霜獨上妝樓望　帝鄉最是離人腸斷處長堤衰柳挂斜陽　清明云又是清明雨後天綠楊深處見鞦韆無邊芳草王孫路榆莢飛錢柳墮綿

袁德基室李氏綠香樓詩附錄數首　古意云碧梧窗影月團圞瑤堦如水凉夜闌鳳梭慵織卸殘錦海棠紅墜鴛鴦枕青燈蘭灺裊金蟲珠淚涓涓不成寢　即事

云曉侍堂前問母安病纏身瘦不禁寒低聲囑付垂鬟
婢細聽醒時報我看　詠鳳仙花云誰向丹山乞種歸
滌窓點綴映斜暉折來對鏡妝初罷插向雲鬟作鳳飛

望云鳥語綿蠻度短墻朝霞催起早梳裝自家不上樓
頭望春色飄零到海棠 春閨云重門深鎖寂無塵滿
樹花開不見人獨有畫梁雙燕子年年相伴過殘春
庚午寄外云思君客路月風霜獨上妝樓望帝鄉最
是離人腸斷處長堤賣柳挂斜陽 清明云又是清明
雨後天綠楊深處見鞦韆無邊芳草王孫路輸與飛錢
柳[illegible]綿

長山縣志卷十六

知長山縣事皖桐倪企望重修

〈雜綴〉軼事 異聞

〈軼事〉

危志載名宦云林放魯人嘗問禮之本於孔子仕於於陵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蓋清河長山俱於陵地也韓志駁之曰豈有林放爲於陵令而古來不聞者魯之疆域不足盡七十二賢之封號故以近地名之耳今按他邑志書以先賢封爵附入職官志中者多有之則亦未可徑削也姑記於此以備考舊志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繡江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閻若璩四書釋地

按釋地又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即陳氏食邑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于薛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十二月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取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二月攻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

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漢書高帝紀
七年春正月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
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
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
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
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柰何
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
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漢書高帝紀

按高惠功臣表汁防蕭侯雍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隙故晚從則齒蓋沛人非於陵人也又按地理志汁方屬廣漢郡去於陵尤懸絶長邑西有雍齒墓且有道碑未詳齒何緣葬此且齒寔無功於漢舊志載武功傳中尤牽强今削之姑存其墓而附其事于此

漢濟南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後漢書侯霸傳注於陵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

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日知錄

濟水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長淸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所經也元和志長山縣濟水在西北去縣三十五里黃子鴻曰小淸所經皆古濟水所行禹貢錐指

隋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賊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薄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歌之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高苑志云唐劉敬和嘗爲淄川長山鄒平令皆有聲後遷高苑値歲饑開倉賑民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

之水渾已澄長白之山草已青鄒平之民仆已行述其德政樹碑於縣治據此則劉公亦長邑之名宦也但舊志失收本邑又無碑刻可証姑錄諸軼事中云並舊志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爲貧窶同劉某在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彭乘墨客揮犀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阜濟

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茆舍一切飲食泊湯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後累官僉事池北偶談

張文龍廬陵人萬歷中爲長山令縣城有陳仲子墓因建祠于其墓側春秋致祭謂仲子廉士以歲時文廟祭享畢撤所獻太羹一盂佐以李栗拜祠下至今行之

長邑城南樓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文龍祭以文卜遷之

文曰惟爾神職司宣布功懋晨昏本秉氣于西清詎受制于南維致兩位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聵弗啟爰茲改卜朞爾發靈謝彼離巽之鄉奠厥庚辛之宅大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日宣日暢快人鬱之人心爲爾銘功鑒于申祀遂遷之城西自是果鳴（董文公續志）

安邦彥自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李橒（貴州巡撫）史永安（貴州巡撫）聞變亟議城守會藩臬守令咸入覲而張彥方鎮銅仁黃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

爲五令劉錫元提學僉事及參議邵應楨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岳分禦四門橒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團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分堞守賊至盡銳攻北城橒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橒永安烹燒雞斗米飯投飼雞犬而張虎豹皮于城樓以被之乃得施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又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冢徧燒村砦貴陽西數千里盡爲賊據初被圍彥方運清來

救敗賊于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乃縱之入城曰
使耗汝糧城中果大困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
擁兵不進檑永安連疏告急詔旨督責之援絕賊聞三
善將進兵益日夜攻擊長梯蟻附城幾陷者數矣三善
屢被嚴旨乃率師破重圍而進十二月七日抵貴陽城
下圍始解方官廪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
木敗革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彥方
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孤城卒定皆檑及
永安錫元功熹宗進檑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
元右參政及圍解當再叙功御史蔣允儀言安位襲職

時樸索其金盆致敵釁愆按侯恂白其誣帝責允儀初承安遣運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懼其不濟欲由城督之錫元疑承安有去志以咨樸樸止承安及錫元當絕食時議發兵護樸承安由城身留死守承安亦疑錫元而運清交搆其間三人遂相失承安詆錫元議留身守城欲輸城于賊樸亦與謀兩人上章辨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而言承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樸已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叅政當更優叙詔可之然樸竟不召錫元亦無他擢二人並還里獨承安遷擢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侍

郎總督三邊（明史李櫄傳）

漁洋先生曰城西十五里禮參店范文正公所常往來之地後公守青州過長山父老迎候于此從曾叔祖開封太守曙峯公之都作三賢祠于市之西北隅以祀公與陳仲子伏生香火至今不絕（分甘餘話。按今祠並祀董丞未詳何時所增）

於陵子海鹽姚士粦叔祥作也（蠶尾集。按序亦非徐文長筆）

年友長山王子涼斛生爲詩好爲聱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涼非以潛岳解示予外之不得其解既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即須從頭讀起矣予曰

予讀子涼詩乃捷于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即了矣大士大笑周亮工書影

子涼素有鶴癖謁選得如皐皐故産鶴乃大喜購畜十餘隻每翩躚競舞則輟案牘而觀之見鶴吞蛇令丐戶人日納一蛇罰罪亦以蛇贖已又愛猫見其向空撲蝶俯仰可觀遂令百姓撲蝶以此罣吏議罷去鈕玉樵觚賸

漁洋王遵坦傳遵坦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獨與劉孔和善遵坦別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游止賦詩王贈劉詩曰驢脊如柴少蠵勤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曰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薺人皆目

笑之以爲狂生（帶經堂集）

劉公子節之（孔和）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趣媚譬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褒季多巧傷元化僞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岣嶁字不如求眞至辛澹皆可味旨哉言乎（分甘餘話）

予鄉王遵坦劉孔和二人皆負氣跅弛相友善劉有奕棋贈邱將軍長歌云伏生之里大將出生來所志惟馬革幕中巳多指視功疆埸血戰不勝夆堪嗟再謁輿連敖不知三世還執戟别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與梏桎背貴那可入韓罪靖白聊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索中

坐待明光銷蠹蝕乍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邦丈人吉如今驅戰眞市人聒聒怒蛙誰與軾願君橫臂障東海莫令桑梓生荆棘安有健兒把犂鉏但見春林巢小鳦從來外攘必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賊夜涼浮白戒談事更向局中問刼急已知文偉能辦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棋枰論兵艾艾終羞吃君功定可勒燕然我詩空須錦膩織劉又有贈王詩云都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劉澤清手與黃祖事絕類云邱名磊鄒平人少爲諸生有才名後走遼東詣軍門上書積功至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亦死澤清之手

虞山極辯史仲彬致身錄之僞而于鄉趙隱君士喆著建
文帝年譜多取之劉公子孔和亦有題致身錄一篇云
國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貞不足
雖有節士謀多踈哀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顧徒
嗟吁聖祖信數不建輔使作皇覺之裔餘鬼門一出四
十載歸來老佛惟雪顱竄身萬里伏滇國泰伯不得終
封吳坳葬西山一笏地豈有方遂之疑乎當時二十有
二人左右食履相攜扶未必才智似狐趙不可及者武
子愚二百餘年士最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
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池北偶談

劉節之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璁瓏璁二字出揚子法言瓏璁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璁瓏作商瓏璁亦何不可之有（池北偶談）

節之詩天才奇恣元刻載之備矣後屬唐耕塢鄧孝威重刻於海陵刪其拗句拗字不合者不爲無功然本色亦稍減矣即此本是也並存之仍題數語以眎識者（跋日貞堂詩海陵本帶經堂集）

吾邑耿侍御省亭（鳴世）妻徐氏都御史華平（庭栢）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

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緜毫不用南中物好倣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撚脂弄粉者迥異池北偶談
李司寇化熙既貴頗好聲伎及歸與弟淦秋清淨學道遂罷遣歌姬王司勳西樵作歌諷之云聽歌曾入志憂界月落河傾不知儻令公豈是尋常人天與豪華當十賚近聞學道遣諸姬爲公搖搖不可耐汾陽聲伎娛暮年疇能寂寞甘餦菜況公磊落須達觀不應竟縛枯禪戒未是香山與病緣何妨樊子同春在安石攜伎誠有取處仲開閤終無賴誰爲公畫此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一朝解脫追舊歡瓊姿仍粲春風內好炙笙簧教細吹更

展瓏瑜待高會司勳雅有牧之狂尙書元是司徒輩掉頭會訪午橋莊洗眼重看囘鶻隊漁洋亦有五絶句云司勳一首懊儂詩憶共尙書夜讌時萬種心情消未盡忍辭駱馬遣楊枝錦帶明珠淚墻垂烟波迴雪出門時銷魂兩地風流盡無復當筵屈柘枝琵琶舊譜未曾諳虛住揚州過五年畧似江潭話天寶梨園法曲已如烟促鼓靈鼉漏滴壺紅靴十隊舞瓏瑜狂夫閱盡南朝艷不抵西樓一斛珠曾見仙人種白榆女牀書到宴淸都不因妄意麻姑爪王遠仙鞭易得無自注錦帶明珠司寇伎人之尤麗者烟波迴雪南昌李宗伯家伎近聞亦

適人矣山左詩鈔小傳

靜觀居士予外祖鄧公也諱珂號春田性方正好學耄而不倦吾祖與之契會東寄云自入山中别開天地翛然竹石伴我琴書山鳥自來白雲常在或把卷入林杖藜尋壑時同山樵牧豎野況眞堪怡悅也乃若巖花爭春溪柳廻碧雨蕭蕭而乍晴烟冉冉以將暮夕陽初下明月微吐散步清流跂足白石援琴一弄泉聲與逸韻俱遠不知我在畫中耶抑畫中有我也塵襟頓淨性根自清不復知有身世矣不識吾丈亦能來作畫中人否李斯義翠巖集雜述

淄川王子下逼政嘗來翠飛岩阻雨宿山閣次唐濟武太史韻云宏景松樓逈還容狂客眠晩山洗宿黛野樹試新篸燈影青谿外炊烟暮雨前不知拔宅後相塘更何年唐太史詩不復能省憶猶記一聯數村摩詰畫千樹薛濤箋亦佳句也

膠州張天石先生時相過從輒寓古城之長白山房贈吾祖詩云淦名久貫耳今晤山之岑與我年相若獨遺太古音行常顧乃影寢懼愧夫衾白水青松下同盟此寸心五六聯眞得吾祖之爲人矣

吾祖同邑人聶暉吉訪膠州天石張先生遊蓬萊觀海市

靜觀居士贈云涼雲枯草雁飛時直向滄波欲問奇仙藥霜高搖去馬遙山雨洗上征衣蜃樓接岸圖難狀若木干霄捫幾枝若到蓬萊探秘諦同人攜手莫相疑並同上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張某遠商于外因病思歸賃手車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食張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之至一村入門張自短垣窺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誣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寔叱去之頗憶甲久有逋賦但

遣役嚴追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償物指名以實之公遣役喚甲鄰人問汝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知之鄰答不知公曰鄰家不知其來蹤昧甲懼顧曰我質某物償某器汝不聞之乎鄰急曰然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桔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彼實刼張某錢所市也遂釋其鄰而責甲以償張焉（聊齋志異）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干　保和殿頒賜　御書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剡浦碧來

迎茶驛戸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賴平要使新招歌德意君恩豈爲遠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爲之讖云香祖筆記

王心逸太常卿楨之姪孫性瀟灑工隸書精心天文及勾股算法不以詩鳴也年七十後始學爲詩故友張榆村亟稱之榆村集題玉照堂詩後云怪君不作詩落筆時能好超然遠世塵人與詩俱老就中數篇題老柳槎枒堅瘦敲瓊玖分明老柳初著花謬說垂楊生左肘此柳與君信有緣葉疎幹古蛟龍纏斜風驟雨時聞作飀飀淅瀝殊不惡伴君飲酒更題詩居然老友心相知莊生

蝴蝶蝶莊生只恐人間如此稀我聞高常侍五十始吟詩每有一篇出人人說新奇今君長彼二十年新詩亢傲凌巉巖凌巉巖難爲狀信有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要皆此老柳助君發高唱願君置酒老柳間邀我同賦老柳篇我今過君恰四歲只恐少者當居先　老柳老柳如故人生長南山曲顧此嶔崎姿乃就我衡宇樽無北海酒餅無栗里粟無以娛佳賓空蔭老書屋荒寒庭砌下苔錢發新綠時時風雨聲隔窓伴幽獨其二晚步柳陰裏清風時間作荒凉無儔侶相與共寂寞墜葉捲西風秋聲窓中落暮雨忽然來蕭蕭滿林壑與子同老朽自

宜同樓託目送還山雲爽氣滿寥廓由左詩鈔

閨秀李氏梅月樓草有詩餘一卷清麗可誦附錄數首于左江南春風習習水漪漪燕來春意足蝶舞落花遲碧天斜日橫雲斷自在嬌鶯深樹啼　荆州亭昨夜雨絲風片漲滿綠槐庭院來往逶迴廊無數鳴鳩乳燕一抹寒烟青巘望斷盈盈淚眼横笛畫樓東吹徹數聲淸怨　花發沁園春穀雨新晴禁烟初起過一番另是春景嬌鶯轉樹蛺蝶穿花綠徧郊原千頃風來繡戸攪亂了一簾花影燕子畫梁語呢喃雙雙共說春永日曬幽窗寂靜案頭碧紗籠香噴金鼎年年歲歲每到春來添上

幾回清夢正濃午睡卻被何人喚醒墻外不住賣花聲遠院頻呼不定山左詩鈔小傳

水車盛于江南近長邑亦仿而爲之用於井以救旱其製以輪撥輪聯數十水斗下上挹注一晝夜可灌數十畝採訪

異聞

長白山相傳古蕭然山也峴南有鐘鳴南燕世系門惠胥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胥須臾又與一桃語胥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胥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

言失和尚已二年矣 酉陽雜俎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于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晶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三年敬伯居兩河間夜

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黿（一曰鼉）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柱林下有河伯冢（同上）

按舊志並載崔羅什事考雜俎羅什事在長白山西當在今章邱境內不便闌入長邑今削

蘇文忠公云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僕于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詩云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經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眞脫兎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乃餘事學道探元窟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長白山錄）

二石婆在舊南門之左壕堧之上兩石南向並峙高七尺許四圍徑各二尺許斵爲女形若尼姑狀耳目口鼻皆具叉俱無手足右者胸有刻文剥蝕不可辨識不知始於何時制甚奇怪相傳成祟爲人所斷今是兩截者明嘉靖三十六年大潦濠水不退知縣邢彦禱之許覆以亭水始涸諺云揷花幞頭城蓋縣城惟南門衺出數丈形似幞頭二石依附於左若揷花然故云

石氏祖墓在長白之東淦籠二水之交天啓四年特生異草形如龍鳳或人馬頳果變化不一詳見藝文志

崇禎間董公祠有巫者數人與僧同謀倡言某日當有活

佛昇天不火自焚至期於祠前置木龕高大而深納一女子在內盛粧端坐云午刻即昇天矣觀者數千人施錢累萬有一仕宦至視女子容色慘淡似有淚痕者以掌擊之即從口吐出一彈大如棗子取水令飲之始能言云係其里人爲女巫騙至此父母不知也看其衣裏綿絮遍著硫黃遂縛巫與僧送官寘之法衆皆快之女得完聚

邑紳李文熙素不佞佛順治丁酉將分校鎖院夜夢人投一剌上書摩訶拜三字延入乃朱衣老僧敘話久之次日火爐燄起騰騰有聲中現佛像廣顙深目趺坐宛然

師夢中僧也闔邑之人皆見之歷三時乃滅文熙繪其像及趨按廣西抵全州之湘山入光孝寺乃無量壽佛示寂之所肉身完好與火光中見者無毫髮異康熙壬戌秋殁後六日現像室中衣居士服坐大石之側上有古篆三字不能識異哉

康熙乙丑年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午伏池中人不敢逼

丙寅春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拔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僥之類耶

贈翁石顏康熙丁卯仲夏以疾卒仲秋降於其室聲音言

笑一如平時語其家人已爲神於江北之桃源戊辰臘月復降已正月五月又兩降焉至庚午七月降呼其子之名曰日琮中矣已而果然詳見藝文志董舊志

長山王進士枓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受風流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出閣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以爲不恭大訶而去聊齋志異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貲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

縛犬倍價贖之豢舟上舟人固盜也窺客囊豐蕩舟于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屍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沉浮擱淺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携俱歸忽犬來望客嘷嗅之却走下舟趨之犬奔上一舟囓人脛股撻之不解賈近呵之則所囓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矣縛而搜之則橐金猶在嗚呼一犬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曰君飲常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求醫曰易耳但令于日中俯臥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酒香入鼻饞燄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一物出墮酒中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矣並同上

淦水俗名濁水出鳳山北麓十餘里至周村鎮山水暴發

往往漂蕩民居村木並下岸側人或利之有吳某者善
泅水一日波濤洶湧中見木長丈餘遂下取之跨其上
覺熱如火意龍也泣而呼其弟曰吾不可生矣爾其善
事老母語甫畢木旋掉抛吳廿步許在岸上矣蓋一念
之孝神輒佑之如此李孝廉君价採訪

周村陳玉芳性質實好義破產修村外橋工竣而死妻牛
氏守志獨居玉芳輪生惠民李氏名之藻文襄公弟行
也能記前生事及長至周村訪其妻言彌留諄囑事皆
鑿鑿牛氏斥之曰吾夫陳爾李姓也言是形非至我家
何爲李悵怏去後牛氏死李遣人立石墓上銘曰奉事

翁姑且孝且勤允守危命僅見斯人康熙辛卯年事也

馬李氏家貧性頗孝偶感雷雨有娠三歲不娩人怪而爲之懼乾隆戊午四月間氏爲姑舂米天晝陰雷霹靂集舂廡上氏震仆人撫之踰時始甦脣微破而已蓋龍自口出孕消而婦竟無恙並同上

跋

桐城倪穎田先生涖長之五年進長邑紳士議修邑志蓋長志自孫君醒嵒後文令續而未成闕焉近百年矣事不可復緩而瑛與徐子育泉實膺編纂之役自庚申六月開局至十二月朔草創粗就定爲十六卷或因或革或續或補例言已詳之惟是瑛學殖荒落才識膚譾古人三長之說未窺其一又長邑圖書頗尠考據尤難亭林顧氏所譏取成于數月之間不問其可傳與否者殆爲今設矣抑又念善善從長片美須錄若慕簡古之稱而苟爲率畧俾鄉耆里彥湮沒無聞愚所不敢出也矧倪侯仁心爲質表率

彌勸其於孝子悌弟義夫貞婦可以樹之風聲者尤三致意焉瑛等既荷誨諉自宜殫厥心力故自詩集文編家乘行狀以及碑碣墓誌公牘呈結等片紙送局靡不詳加披揀分類登載要期于無遺焉耳辛酉二月復蒙倪侯邀至琴署面爲商榷討論修飾錄副爲十册付剞劂氏雖弇陋無文良所不免而率畧之失亦可藉以少謝矣嘉慶六年夏四月歷下鍾廷瑛識

邑人李廷基刻字

爾勸其於孝子悌弟義夫貞婦可以樹之風聲者尤三致意焉煥等既荷諄諭自宜殫厥心力故自詩集文編家乘行狀以及碑碣墓誌公牘呈結等片紙從搜靡不詳加披揀分類登載要期于無遺焉耳辛酉三月復蒙侯遊至寧署面爲商榷討論修飾錄副爲十册付剞劂氏雖命篇無文良所不免而牽畧之失亦可藉以少謝矣嘉慶六年夏四月歴下鍾廷瑛識

邑人李先基刻字